



16
2798
14



黃漳浦集卷二十七

墓誌銘

張石閣墓誌

張石閣者今大司馬公

洪思曰謂東昌張鳳翔也

之愛孫望西華所偁為山

東僑胥者也石閣名含之字淵姜幼而韶令婉婉至孝事祖父

母及父母皆先志承順得其歡心自攜書就傳而外不離於膝

年十二從司馬公入京師敵薄都下司馬公以讒下請室石閣

日夕號呼嘗望闕祝北斗云公不出必不生還及公出石閣乃

歸就學為諸生既受室居別宅晨夕越陌視王父母几杖嘗夜

分不歸夷猶在戶側太夫人丘嘗勸就新婦宿但答云祖母在

新婦當自來司馬公嘗云吾不見會閔至孝曾閔亦如是年二

十喪耦不再娶未期母姚孺人卒悲啼感行路大小斂皆手自

昭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購末

爲之苦塊靈牀下年如一日每飯先奠乃敢嘗旦曉焚香香間
斷淚淫淫下戊寅冬敵又大入犯時父枕公洪思曰枕公名宿
子諱其墓謂後慕
管幼安之爲
人改名幼安爲威令引兵出斷道威得不陷而議者猶以秦城
下枕公請室石間憤甚將上疏白父冤諸兄弟持之曰今政尙
毛鷲司馬公不時宐奈何爲此爲父祖憂乃飲墨但從枕公庀
橐餽是歲大禋人相食所至道路施泉布全活甚衆間日一食
庀糧糗奉祖父無怠或遺餌與僮僕已終不食旣至請室塊居
感涕無已病遂作枕公閱甚令歸但唯唯辭無病避人唾血唯
恐親知壬午元日早起肅衣冠望鄉拜姚安人悲不自禁遂失
聲長號嘔血至數升旣三日輿疾還子舍頃之間威縣事白喜
甚欲強視諸兄弟乃遂歿曰吾今得瞑目也石間才而慧工法
書於諸代書無不涉能篆刻金石作蘭州性慷慨有僕連重負

疫歿其母乞緩償石間取券立焚之望西華曰石間才氣明決
遇事立斷不以阿好假人每當疑難衆議紛如石間出片語定
之曰如何如何及經涉月歲論定如左券或事涉兩可法用權
與與之商則屹然山立即患厄坎窞中賁育莫挽也斯不亦質
直性成暢于義命者乎石史氏曰予觀六代時其子弟率多才
亦不甚享年如謝合沈麟之庾詵阮孝緒輩頗以內行澹逸完
其身名然所取於天地亦寡矣間有奇剏如芝艸之凋霜也石
間文章行誼方爲世所推而獨以歿孝名豈不難哉大司馬嘗
爲予言石間最喜予書每隻字瑤襲之子嘗許爲姚安人墓誌
未就而今乃銘石間石間有知必曰嗟乎何先生貽吾之晚也
且葬爲之銘曰文木生火何以焚方淵生珠何以淪夫人有子
愁芳蓀居然帝賓駉虬鶴敏孝洪思曰必
私諡也之名千秋存區區玉

樓安足論

夏行之墓誌

洪思曰蓋夏文忠公允彝之父方餘公也文忠甫在門便日以銘墓為請庚辰五月子在墓下文忠復以書來乞銘而言之流涕子歎曰瑗公知此時羣奸咸在上前早晚必有雷霆之至也則既且不測故日以銘墓相促迫乃對使者神帥與之不數日果緹騎至子就逮江西行矣時則一人無一人見是銘者及余收文海外見徐子孚遠始知有是銘時文忠與子完淳皆殉節歿矣完淳又無子不知將奚從得是銘近余收文巖中乃得諸廖子溶溶少曾入婁江得諸華亭饒子穀穀少從文忠游

史周曰余聞之達人以父為天猶且愛之况又卓於父以君愈已猶且歿之况又真於君世無有真卓於君父者也即有真卓於君父且不歿愛之則是天下無復真卓者學士襜褕盛衣冠植畚箕嚴視好閉見珮繡愈已則變熱干出心絀面熱頭膝委地蓋為是珮繡體勝宐然世遂無復真卓於珮繡者乎雲間

夏方餘亦達人也幼嘗誦書數十萬言過目上口一日戲與客約自水次至郡門上下樹表屢牀藥籤無慮千數行歸覆之僅爽兩條猶自訾云如此善訛勿令兒輩知也為諸生試高等當受餼竟推之友弗受曰吾能受餼能久受吾耶既十載滯青衿益慷慨為古文辭詩歌引志踔厲跟宕羣輩袁履善先生素以文自豪偶從人家睹公誄章手錄之置袖中曰是今潘陸也於是諸大姓爭交公者莆田陳公衡時為長洲令令以便宐條教諸大姓公館高氏為代對牘語儁甚公衡大驚問高氏誰辨爾語者高以質對遂大為公衡所知蓋攬筆輒稱方餘也方是時公視天下無一高於方餘者方餘幾以才絀其身公衡既入闈矢必得公屬學使者搜遺而使者驟歿闈中無所得公文出乃對公唏噓以為命憎才亦憎命公遂翩然撞牙息機出解

巾笥吹竽彈箏從諸酒人游占射誹諧誦張季鷹之言曰吾今而知醉之名人甚於名之醉人也方是時公視天下無一不高於方餘者方餘幾以身絀於才旣乃得奇疾水彭然腹突於背胸大如股力數十人移牀不動公笑謂胸腹曰噫甚矣吾始以爾爲鐵石爾自謂文錦也今卽以爾爲文錦誰當鐵石者醫來告公曰爾能三年不食酒郤內吾能鍼之公曰郤內可不食酒不可醫曰且不食鹽公曰可耳鍼之兩股泉迸疾遂瘥瘥遂屏諸物務一意內視洞然於才命之所歸墟方是時公視天下之才無一有與於身身之才無一有與於天下其意以爲人有身則才可廢有尊於身者卽身亦可廢也而竟以不廢甚矣公之卓也公有田數十畝不辨何畔稅不辨鍾釜道逢佃民僦主翁亟掩耳走曰爾大妄人彊入人宗歲時視家人輒仰屋椽曰是

可作數日醉卽不醉課諸郎業業就橫直視之曰是可當古某古某者卽許之今某雖貴掉頭謝不受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是方餘公之卓也甚矣公之真也公入人家坐酒未舉席次稍定公輒先坐主人方肅杯公從坐起曰無煩某在斯矣公嘗言太古之民質質而質之則不尊近古之民文文而文之則不親吾爲其親者入自內聞家人煎菹語輒避去語定乃反視牀頭贏數錢持去分丐子疴民視無錢自取諸郎文誦之曰天下無復富於我者故自少迄老無憂歎之色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方餘公之真也余少許林類之言長而誦白傳所謂壽於顏回貴於黔婁富於原憲者至於公而三公諱時正字行之別號方餘生以嘉靖庚申沒以天啓丁卯壽六十有八有

子二人之旭及允彝皆負文聲之旭猶爲諸生允彝成進士允彝之成進士蓋後公十年其登賢書先亦爾是允彝猶喑喑謂不及公之歡也公嘗望玉峯盼泖水而樂之曰吾歿必葬我峯泖之間毋遠樂土允彝行營得宕灣之原右雲左泖玉峯卓然命史周誌之於是誌其子姓營壤又爲之銘曰從爾雲騰爾鶴夫人有子何不足泖之外洵訃且樂考爾鐘擊爾鼓峨冠舞車同抔土泖之內爰得我所維爾舟酌爾水醴池糟丘適吾旨殺以經書核以史泖之間式燕且喜嗚呼夫人何所不喜

倪文正公墓誌

主臣之際難言之矣螭螭揚輝曦輪不光不見才則難爲主見才則難爲友固有聖主賢臣共集一堂殺身赴之而卒無濟於喜起之事當崇禎時天子甚聖顧天下臣子無一足使者熟視

在廷猶扼心於倪先生卽倪

一作倪

先生亦自謂聖主知臣臣卽

死猶一當以報聖天子而熒惑乘之載揚載止使聖天子不知所以用倪先生不知所以副可悲也夫倪先生與余同年初爲講官值聖主始旦排雲霧以命岳瀆其所爭用舍及與焚要典三疏凜然社稷之烈也稍遷爲司成定齒胄禮命諸子侯入學所造士甚盛天下求文字筆楮得其罪絮如貧子之拜金璧卽使倪先生不至九卿終老詞林其聲譽表見倍於鼎足而天子固已恆念先生不衰先生家居旣五六年事太夫人晨夕盡歡鄉里待舉火者就若慈歲不復談朝紳間事又見余抱足屢蹈湯火以爲破胎之國鳳可不至也壬午八月敵取八城將攻關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覃懷彰衛當事者謂公不出空有干將名不如畀之盤錯且使天子以爲可使也一日詔下起公爲右

司馬公以太夫人年高辭不就。有詔敦趨適敵大至，破河間，臨清，循兗濟諸城，無不下者。公乃長跪告太夫人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食祿。今天子有急，奈何？」太夫人裂所衣襦示之曰：「爲爾旃也。」豈曰無衣？公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季弟瓚率家徒佐之。可數百趨淮，上問淮使者覓鹽徒爲助，無有應者。公歎曰：「吾卽不破，朝夕必達京師。」不以獨遣君父，乃身帥數百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者十餘日，達京師。天子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卽日召見，問所以滅禦寇者。公爲陳情形，先後之數甚備。上爲嘉納。於是中外喁喁，思公卽爰立朝。夕有以自著，必不憤憤如舊時。宐興亦慙甚，自請督師，亡何情見敗去，而并研謀首席甚急。以賄中宐與慮公一日至，密勿形已，乃告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飈耳。」

使元璐爲大司農，元飈爲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卽日命公爲戶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與馮公分勞共治。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因召公至中左門，謂曰：「朕知卿久矣。卿志性才猷，非諸臣等凡見。卿奏議無不井井，有條勉爲朕任勞。」又曰：「古帝王致治，不過數人。周四友，漢三傑，卽國初劉宋輩亦不過一二人耳。朕專倚卿，可坐致太平。公念太平非司農可致，辭久之上不許。因問卿何以佐朕者？」公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戶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勿以小生節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智爲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奏未已，上歎曰：「卿真有學問之言。」深裨治道。公乃叩首謝受事，退就馮公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部，差簿，正定而詭託者無蠹部。

差定而賄競之路絕既乃請以餉卽兼職方得以察鎮諸將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時至公曉夜持籌漏三十下繞牀不休因酌里道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故終公在部士無譁者而當寧營營苦不富疆鑛砂楮幣之說日聒於御公數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因苦公公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夷吾化爲桑孔則吾能就東海老耳始西人湯若聖挾奇巧以開採進公面折之內璫陰主以爲無害公乃具疏曰古稱鑄山埒於煮海原其利害實相徑庭煮海其說有六海浥而已山須開鑿勞費一也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間井共望其氣鑊鉏及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脈三也自萬厯中年鑛使爲禍海內惋痛今復驛騷羣心易搖四也臣觀萬厯會計錄據其所得子母出入常不償失

當時進奉威脅包承總爲民脂非由地寶五也有鑛卒必有鑛賊此輩旣聚不可復散與■寇通六也其爭楮幣之說稍委婉納約旣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皮公乃見蔣晉江告曰此事吾不獨力願與公分之蔣公許諾公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皮皆因剪落餘條於桑無害今以欽限逼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奸徒生事勢必就桑取皮先蠶毀葉此何等時堪復騷動上猶豫久之蔣公復再疏入乃輟不行而噂沓者日益進通州谷城受井研旨者謂詞臣不任錢穀請上撤大司農還講帷上曰倪尙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效卽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臣至公笑曰計臣却好有心會作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弊鑛砂爲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在人舍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沈思久

之乃詔計臣元璐著以原官照舊與供講職公笑曰是吾志也
甲申二月經筵講樂只之章公因敷陳生財大道上疑其諷切
輒語曰今邊餉匱乏壓欠最多生眾爲疾作何理會公徐奏曰
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只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
既不懾亦不引謝翌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經筵有問
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蓋猶憚公云先時公初在講
筵上方勤政留意啓沃每值公直講必前席傾聽而烏程宐興
互有掎摭瑕疵炯然公於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上怒以手
麾書仰面倚几坐公抒詞益朗頌之上乃稍前就案卒霽容受
焉故前後講臣如文陳黃李體備九德未卽先公者也公當昌
啓之際躡虎操蛇得其要害故羣姦弭耳伏不敢肆每一疏出
如撞朝鐘上震廊序卽使彼人讀之亦相對口塞不敢出一語

以故天下誦公者難爲德忒公者亦難爲害公凝然獨行挈日
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則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先帝每
得公疏必黏之屏間出入顧盼以爲天下偉人諸臣陰潛之無
間則引宏治時華容洪洞以六卿稱外補陽奉之耳嗚呼以天
子十七載之知不使一詞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名之勤不能
從講帷致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乎史稱陸
宣公爲相其所聽信乃如其爲學士時崔與之避位智於文
天祥蔡夢鼎忝官賢於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主臣之
離合皆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藁以爲胙一作非封或
晨夕以爲終古七尺之根麗於南極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歿
不相亦歿顧不以不相歿者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
使先帝在天顧念來者曰吾舊講官也是多謗者吾乃今知人

嗚呼公諱元璐字鴻寶別號園客生於萬秣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辰時歿從先帝於甲申三月十九日先數日公知賊犯關勸上一作王出東宮循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士可以破圍召勤王師亦以爲無及是日聞賊踰城乃束帶嚮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四拜畢索酒入齋與神對酌出就廳事南面受纓題案云南都尚可爲歿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歿頃之賊至問公安狂則陳尸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長子會鼎以奉太夫人居不獲視含歛次子會覃以拒及汙命幾歿賊猶閔公忠得不死扶輓歸逢新命旌公忠第一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予祭六壇有司造葬建祠京師曰旌忠其世系甚著在先瓊州雨田墓誌及家譜中爲之銘曰青州文始春秋著國南渡相土上虞是

宅五世乃著厥有戰克後秉高尚文園賁跡屆於南城乃領亦社兩世而顯忤江陵者是爲公父守八千石以亶大雅純德所苞是不一世崑崙宛委蓋九萬里公踐寶屐以捫綠字頡頏捧丹伏盤伸紙董賈而下服就徒李時吐紅舌以舐天髓日輪所經驪龍失威惟有聖人式其崑崙烏兔媵之爲內外儀古鞠今通春秋問答譬之蒼函寄靡不合代言講篇應本憶艸譬之環漢緯靡不可遂包黃姚以至七朝華駢實登鎔爲五金靡所不消策足立杓以瞰天地視古聖賢如數馬尾猶有微畏朝聞夕歿乃遂慨然扶彼橋山洗血佩兮而登紫關上帝雖蹈亦領厥報右顧而咳左顧而笑世亦有臣可謂知道何必錢鏗斟彼雉羹何必徒酖決踵復還二子繫材能讀而書罵雄譽原將登父車何必金吾乃爲業娛嗚呼如公不以節著有其著之亦獲厥

豎禪顏以文濟蘇以識由柴執經紹壺講德天壤之間亦大有
人彈冠振裾翺翔太清何必同年棄笠毀車寶此區區如予者
乎

周忠愍公墓誌

蘭香自燒膏明自焚豈其然乎自有三案以來朝家諸賢唇焦
舌敝周先生適出都敷麻外藩未嘗執杓柄與哆侈角而三案
負紕者必欲殺之以爲是讜論之主且當二魏時公從通州入
爲太僕未數月仗鉞開府南中嘗艸疏有所發抒旣曰非吾
職亦焚衣而附二魏者又必殺之以爲是必不與我者嗚呼使
公行仁義而多冰稜蹈忠信而有疑角危遜不擇爲玉碌碌世
或比之萇宏陽處父則亦已矣而公固醇然大儒長者嗚呼公
之行今已著於天下矣聖天子之旌別寵異亦行且備矣而後

之人恐猶未知公之所以死與世之所以死公者公之初爲御
史也東林議初起公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欲借道學以
攻楊時借楊時以攻顧憲成羅汝芳皆非是於是詆道學者愈
沸公自是亦不復言東林也旣罷巡漕出參粵西以敦頤所治
南安九淵所治荆門者治粵西了不知其爲御史時浮沈八九
年乃備兵通州召入爲太僕時諸名賢皆在京師各治職不數
往來鄒總憲南臯創首善書院每月一再會以道佐官兵科朱
童蒙特疏糾之於是攻道學者又起明年公爲中丞治蘇州而
童蒙先出爲屬吏疑公爲已來也又有所斃漕卒公將核之遂
潛入都與諸失職者相要和而黨禍乃發矣嗚呼鳥獸之
將至也必先有讒說殄行與聖賢交捽於內而後異類乘之蓋
自先世如此矣徐兆魁姚宗文劉國縉之徒先詆東林而後

至而徐姚無所居其功朱童蒙李魯生李蕃之徒先
詆首善而後魏崔至魏崔至而朱李無所呈其能士君子不幸
生值其間不能槁首與申屠同行又不能掩口勒金人之銘則
其見及宐耳公就逮至涿州家人歸貽予書曰人生如干將莫
邪必有一缺僕於諸賢中最爲鴛鈍矣而禍敗若此公其慎之
予念此未嘗不揮涕也然不敢以此輟學問之事嗚呼道之將
行也以長孺之戇居易之率不見誅於其主道之將廢也以蕭
望之之信王嘉之慎不能保其身而榮暉者以咫尺蹶蹶動相
笑也方公之入爲太僕予已爲庶常無僦租借一榻從公廳旁
臥公數約予過首善予數謝不敢也及孫宗伯至數談三案事
予亦微有異同然公不以是謂予不學予見公之言動居處飲
食進退過於今之顯貴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讒歿歿後乃白

夫所謂以身殉道以道殉身者非乎公諱起元字仲先三十領
解成進士初爲浮梁令調南昌考選爲巡漕御史時方德清以
中旨起少宰公特疏駁之嗣後中旨與三案共開或謂公發蹤
及公在吳門繩顧崑山崑山與李實比而傾公然皆不足以殺
公所殺公者道學耳公爲道學以君實穉圭自命所在處有實
政不爲世之無非刺者而又無餽餉巾袴之習今天子元年與
贈廕祭葬特祠於鄉鄉里聞之兩者爲之霽旱者爲之雨櫬歸
且葬以長子彥陞歿未克葬又後數年次子彥基彥奎乃襄厥
事爲之銘曰夫子之淳兮不爲矛以鏞兮夫子之莊兮不艾人
以自芳兮夫子之虛兮退與道居兮夫子之寬兮盤以桓兮夫
子之達兮勤而不伐兮夫子之善兮莫勝說兮莫之敢櫻日食
月兮袞兮鉞兮蘭春蕙秋允不竭兮

張文愨公墓誌

予聞之高磴齋曰凡論相者有相德相器相才格君心之非爲德進退一致寵辱不驚謀其遠且大者爲器救時爲才三者則張文愨皆有焉予晚壬戌爲庶常及謁先生於長安西偏時髮猶鬢式其儀型深嚴有度人也居無何予告歸明年再起爲左宗伯遲久之不至後進小子卒無以望其涯際以其時考之則道在默止歛德藏器亦以云救也何也德不歛則無以救世之夸毗榮祿者而與難嗜進之流咸自謂才才張而德乃敗矣器不藏則無以自救於高墉之下利嘴鉤距者咸出而敗我弓矢則才終無以自見也故歛才而藏於器歛器而藏於德歛德而藏於道此三者先輩之所貴也其貴之何也人莫不自謂才而姑以德讓無才者及謂德器之可顯庸也則又以才爭敗之故

世之有德器者則必處於無才其誠有才者並不敢自謂德器也文愨公生於盛時翱翔桂林凡處於柄相貴臣臧否騰沸之日皆有以靜銷默奪平其競心或值人談朔洛事笑而不答或舉觴微屬之耳間談先輩楊文貞李文達則欣欣乎有意其人故天下昇平君心無非禍難不作雖有伊傅之德臯夔之器禹稷之才亦楊李同智矣如其不然退而卷之與樵夫牧豎等其鄙樸亦以救世之溺於貪淖焚於燄火者也先生自萬曆戊戌成進士出安福劉文節之門讀書東觀庚子授簡討甲辰庚戌丙辰三較南宮所得士被於天下丙午一典楚試己未以少詹得知貢舉近代詞林典文昌之盛未有如先生者而先生自庚戌時爲東宮講官十年闕近中禁更廷臣水火搏石始爲並封中爲挺擊終爲紅丸移宮刺閨之牘前後山積子弟或問公公

愀然曰古人不談溫樹柰何批人骨肉間也或以縉紳談但以止孝止慈導其窾卻不旁溢一語時以爲質於太丘文於萬石云天啓癸甲間先生業堅臥權貴猶以揆席要之門人魏道冲方執魁柄亦不樂有先生乃以壯年久病停其籍先生時引弟子巖居川觀怡然笑曰久病之年一何壯也其歛德藏器深澹如此夫闕近青宮而無畸重之論與權貴同里閭不濡足其間此其人豈可得而榮辱之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蓋其正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蓋其平也先生諱邦紀字完樸其先義興人始祖旺從文皇帝定鼎北平占籍燕山衛及澹源公封禮部左侍郎是生先生先生卒於崇禎己巳十有一月朔距生於萬秣癸酉九月朔享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永祚爲戶部郎次永禧亦爲郎高礅齋出先生門相念最篤先生旣以庚午葬京師

朱完初墓誌

子觀古諸名賢阜自奮拔者類有家學再世乃昌若程大中朱韋齋其較著者啓禎以來縉紳中有朱美之言行恂壹本乎程朱而精心敏識洞詣古人仰觀俯察備諸奧妙予心儀其人必有再世積五六十一年學問旣詢之乃知其尊人完初公古所謂大中韋齋也公於學無所不窺凡天地秣律兵農禮樂下及醫卜之書靡不覽究其所發明往往古人所未有其言曰天地之理皆妙於用逆皆藏於歸餘如國家治亂興衰之故未有得

力不在憂患失計不在渺末者又曰天地用逆聖賢用順天地用明聖賢用清故其學以履順體清爲本間以語人不盡省也公諱一儒字季醇別號完初南宋時有朝奉大夫千二公自新安遷於海寧遂爲海寧人十一世爲侍御公諱瑞登嘉靖辛丑進士官侍御史有直聲爲要人所忌出守皖城稍遷并陘道副使棄官歸絕迹城市侍御公生紹皋公諱履僑紹皋公娶祝孺人生公公生而頽悟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九歲居祝喪哀毀如成人鄉里俾之紹皋公亦以此奇愛公公以哭母日夕哀慕每讀書歸宛轉就紹皋公膝色笑無方而紹皋公性素卞或怒發不可解公一日佯臥注雞血簪中以嘔血聞紹皋公大驚曰兒何爲至此據狀泣曰兒無狀無以慰大人使大人怒不禁誠媿憤悽悽欲死紹皋公驚撫之曰兒幸自寬吾後不復爾蓋自

後有怒見公必中解也公初娶於吳不踰月卒查日葵公於公世好遂以女歸公爲查孺人公與查孺人念祝母蚤喪每自必涕事紹皋公及繼母徐朝夕定省眠食無間也當是時士學日異輦輓相悅公獨不看非聖之書每云行事不本家禮文章不本六經此猶與塵飯相啗耳公凡十上棘闈始舉明經卒業南雍乃浩然歎曰吾祿養旣不逮二人則何必祿養者取鐘鼎事付兒輩可耳於是美之兄弟亦皆嗜學公爲長架發萬卷恣其斂畋每三餘集羣子姓卽席徵類以事多寡爲殿最示勸學且自樂也及美之旣登第宰旌德諸子亦皆以文顯戶屢日滿公夷然謝之一日巾車造旌川觀美之治狀未入境見山水清淑百尺澄澈野無矰繳喜曰是足旌吾心矣旣入境見縣庭寂然門無囂訟乃益喜曰是使吾爲令不過如此無何念徐母朝暮

青浦集卷之七
十四
決定省輒命歸歸而徐母病且絕公躄踊號慟不移時徐母復甦爲和藥進之不數日愈眾以孝感而公自傷祝母蚤喪不及見兒曹成立陰涕泣時時卻食至是疾作遂不起嗚呼公之生孝能使徐母絕而復甦其死孝乃以祝母生而自實蓋自曾閔無有也公甚警敏遇事先識故整暇所撫諸族人子弟甚有恩有從祖歿子幼眾咸利其有公爲紀綱印券得不動及其子殤產已散其家願減價歸公公不取其一畝一椽紹臬公卒時徐母遺三女公厚嫁之所待徐母家與祝母家等而查孺人又爲公相凡嫁三姑皆罄篋簪珥佐之歲時值家祀錡釜必親先奉徐母乃及諸子姓一布襦數十年不改見公三十未有子輒爲置側室生子琦未踰年遂舉美之視之如孺子也所教子姓及諸羣從時時取書傳及諸故老談說可懲勸者揚厲之嘗謂

美之曰人有善惡天無古今但當爲善以待之耳爲吾書古天廬三字吾將終於此卒以是終舊史氏曰古之賢者非獨外傳亦內教裕焉余觀朱孝子及查孺人行事皆卓然無藉冠佩而冠佩乃從此出其有美之兄弟無疑也美之兄弟四人長琦次美之名朝瑛次朝琮次朝珩皆與美之同母將以某日葬公與查孺人於某原爲之銘曰百行之原唯孝弟千年再遇得名世徽國之先此爲繼和順道德理於義近則有祖遠不替玉璞金渾啓精粹家學將昌美乃濟遂爲考亭執左契圓淵方水萃於是

殷太公墓誌

予觀宋篤行傳金谿陸賀以布衣治生其家節儀制取之君實其農圃廩積取之希文以贍井里訓子姓宗族備有條約其後

達人遞出以爲聖賢之學不藉文辭具體用茂著於家不過如此也士大夫刺肥擊鮮乘車過里門父老走匿蒼頭徵租呵鯁寡取遺穗固當而口循經書謂聖賢備是奚徇乎丹徒殷麟野少習春秋洞於五家之說一意謹嚴不屑爲浮靡競時尚以是試屢絀或勸之徙業公曰聖人之意不過如是足矣鑿井得甘泉豈必雕欄乎公嘗云劉訐有言士以德行為先文藻雖工猶之士龍不可致雨故公事父紫巖公極孝父歿事祖母馬益恭謹與諸父談恆辟咄負墻而立諸弟勃谿必具酒脯啓蜀告先靈勸導之或爲割產償逋改行乃止諸戚屬有歿不能葬貧不能嫁娶者皆於公焉歸外弟遺孀茅撫二女操行甚苦公饋粥之爲擇配治奩資茅旣齋志公爲治塋祔於張氏之域歲適大禋老羸告飢公悉所貯粟賑之粟旣罄繼以松山曰使爾樵蘇

有繼可當一飽蓋焚券輸眾所戛戛難者公產不逮中人恆賑貸爲富室先口不言福報而動與善會或問公爲陰德乎曰吾先世自東山虛邨二公皆行之吾先君紫巖公亦行之吾德不逮先人何陰爲之有公爲事有緯繡條理井然嘗歎曰吾般人也南渡以來十二世矣宗法不明後子姓道路誰知之者乃議於曲阿雲陽建宗祠立祀租以大合族又於黃墟分祠葺輪奐悉俎豆旁置義田使社有師族有長家有老出入有簿正婚葬賑贍有所出自十二世而下墓各有田歲時伏臘無缺曰是范文正家法也嗚呼文正身爲卿相四五年以置是不乏令文正起布衣如陸金谿坐藥肆料理中外亦何遽爾而公皆優爲之公之規慮遠哉世之縉紳擁厚貲私其家學不逮公霄壤也公諱光啓字開之生於萬秣丁丑卒於崇禎戊寅享年六十有二

餘子姓載譜中殷之先皆在潤州大司農石汀公所錄唐殷侑廟碑稱其譜系濬於元鳥者也是且葬仲子職方公命予爲之銘銘曰黃虹之墟爰有賢者麟紱之野乃紹白馬三世載德是生石雲膚寸崇昕以洽有殷披其文相其質仲淹與賀爲儀式嗚呼千年視茲無極

費太公墓誌

張福承曰子在大滌費季子至自嶺南而請銘焉宏光初子爲秩宗復以此爲請

潮州南龍之奧庭神明所嬉發爲冠裳如帆如雲卽不發以爲男子亦洞達有以自樂費韞生出予門從栖大滌嘗勸予游潮州觀道場山予病未能也旣詢其家世乃知道場山者爲贈君之隱居贈君沒與朱孺人皆將永藏焉贈君諱杞號南溟其大父何山公閎朗有大度舉於北都爲安司理稍遷荆人至

今思之子仰何是生南溟公公生而齊敏開爽類大父讀書目數行下春秋史漢及百家言覽再過皆上口以晷命寸皆成誦久又不忘顧自以早失怙不樂仕進嘗歎曰人生讀書就業仕亦爲親耳寧爲家乎又當萬秭時久積蠹潮中盜起公謂此非長無事者遂棄去學騎射尋復棄去學於奕算遂精妙出其流輩嘗讀魏舒傳見其射奕皆造第一起摩腹曰使山濤邇我我其爲陽元矣有鄉貴人至同里約往謁之當寫皂簡公笑曰不知郭有道見陳蕃當用何刺也遂絕去張廬於郊外之道場山山多古所接不阿僧亦不佞佛以其直率勝人繁縟至與朱孺人春冬往還視鄉里貴人彩鷁連騎泊如也孺人長名門以穉橋女直指襟公女弟下於書生顧布素操作屏諸華滋有梁孟之風旣而昏嫁漸繁又困於戶役產不進媼戚窺公

疑不能嘯傲如平時公固無改指男兒曰爾視有書曹豈著青衫歲首拂巾者乎休矣引杯看書已後就奕取棋子慰腹曰此著誰設敗者而孺人身課織督種計釧珥微息手不停指居亡何三子各就黌序又亡何長子景耀以戊午舉於鄉公乃攜杖作野服取白社歡往來弁山道場之間及孺人歿又十二年而李子景焯乃成進士明年龍興授中書舍人贈公如季子官朱母爲太孺人予嘗覽隱逸獨行之士率孤往鮮繼爲之於邑也今見公易于春容無荆棘之行其子姓率鵲起卓犖有以自見何必賣屨制遷黃門而栖於陵乎公生於萬秭丁卯卒於崇禎壬申壽六十有六孺人生於萬秭丁卯卒於天啓丙寅年六十子三長景耀登賢書次景焯次景焯卽韞生也今龍興之歲將永藏於道場山之陽爲之銘曰高才不營官天亦畀爾官高

隱不營山天亦畀爾山有道所居居之卽安子孫繩繩爲爾開壇

林刑部墓誌

洪思曰林生同鄭牧仲會叔祈來璋上問業時日以墓銘爲請言輒泣然流涕

甫有林生昂霄方韶年博通諸書下筆森麗高出晉魏俯視隋唐如掇也顧多牢騷攤幽之言予視其人珠拳玉削表裏名家宜無所攤幽者徐繹其旨乃獨悼其親負經濟未果以物又茹苦不蚤顯揚焦然皋魚之懼嗚呼竹枯而笋孳蘭刈而芽茁以林生才揮拓青箱十百於世之蟬聯翱翔者何詎多愁乎生之父爲澹寧公諱容益字養與唐忠烈蘊公之後莆望族也王父中憲公大黼爲銅仁知府生三子其仲郎澹寧公澹寧多讀書四十六乃第授行人稍遷爽鳩不移載物僅五十有三名播

天下而位壽僅中人是昂霄所爲捫心也嗚呼自萬泰而後考
選始沛諸清曹手持鷲翮取銓鎖如寄待年江沱蓋亦有不數
載擁膏刺肥如萬石之封者天啓之中年朝拱叢生捷足者翹
關而窺鼎耳澹宣不以此貽其後人後人亦不以是貴澹宣而
澹宣何卹焉昂霄曰予悼父之辛苦慈孝以績者之進蹈耕者
之卻也人讀書不過數萬言揣摩不過數載負組印去耳父手
哀書數千卷下鍵數十年僅有中郎之獲且當昌啓之際馳驅
原隰五六年往往上絕攀喬下絕扶蘿得一刑曹而謠咏隨之
齋志寄旅北望錢塘怵焉心湧今踰十年堂構之未成誰砥墓
石歟其香草者予觀郡史吾莆諸先輩蓋多有身都鄉貳歸無
宿春者又或起於窮簷束茅自立安得蘊藉漸序如澹宣澹宣
生而韶令神檢日上銅仁公在留都時爲臺幕端公方八九齡

從諸御史游諸御史過臺端必呼公周折陳詩取壁上桐鼓之
一再行無不人人自失也丁酉發憤屏跡南山不歸郡市庚子
始以禮經魁於鄉及事銅仁公者三十有一年丁未改經已進
後蹶癸丑再卻乃秉鐸楚之湘鄉剪匏射狸歌蘋藻考彝器脩
劉文公之治丙辰丁顧太恭人憂歸廬子舍獨奉余太孺人余
孺人公生母也旣免喪乃泣別獻策成己未進士先後起躋者
凡二十年嗚呼難矣然終不以是少挫其志亦不以是輟琴書
之樂及公之爲行人攬轡興思稍見頭角而謠咏隨之方是時
亦有粉榆之耀騰薰尺五而公僅得刑曹偃蹇以物嗚呼如公
則固永貴不誣也公進不違時退不舍道不以桑穀貿其筠操
生於萬秣甲戌卒於天啓丙寅孺人方氏督學訶庵沆之女祥
惠研書所事姑嫜佐夫子處婁嫺僮僕備有典則嘗嘆曰佐家

不百年教子不聖賢猶織斷絲竈斷烟耳生於萬祿乙亥卒於
崇禎己巳年五十有五男二長騰霄以錢塘扶輿歸後十日從
澹寧公逝次卽昂霄以父命爲伯氏後居常號泣痛其離屬借
文采自踊世未有知之者予窺其志誼興慕無窮女三男孫一
以崇禎庚辰日月合葬於洧谿之鄭山銘曰有驥伏櫪終撥刺
兮蘭石堅香不苟臚兮前緒後綏清且閔兮昧旦鷄鳴夙所治
兮從以鸞麟獲其類兮何必南山之麓莫厥位兮

李太守墓誌

洪思曰子少過西山意其中多偉人而李
常德最爲長者亦頗矯首拂衣魏璫時

古之良治貴州郡賢者意自發舒每每謝朝職請郡至使郡治
良於爲相今貴給事御史賢者舍臺省必無所發舒卽龔黃朱
召出曹郎睨視之如手數馬嗚呼使世之顯貴人竿牘走於隼

兔其歿也又雕墓而舞其尸嗚呼可已矣世有善動筆爲文章
者將次熟譜令循者輟傳乎常德守李公禎甫諱時啟漳之平
和人是恂恂天子所共藝民者也李公以萬祿丁未進士繫組
廿餘年誦義鄉國無岸曲之滯僅稍遷至中大夫是豈待捐舍
而後以孤立雅澹表著時俗得一第眠食欲飛望美箭上下激
射公以己酉知新喻所爲新喻治益苦七載去喻始得尸曹主
事又內艱未詣曹二年始主曹政五載始郡常德又四載引告
歸公之在宦途如磨蟻而旋也方魏璫時桑穀菌芝列於市士
有爲曹郎一麾咄咄若玉壺之離唾者公時已治郡能聲播都
下遷兵滇中璫方事遠略功名自擁而公顧以此時擡首拂衣
是不爲鐘鼎易介也明矣且如公才動止整暇所當天下劇處
戊巳之間邊羽已殷三吳薦饑公時在潯墅疏其咽會使戈船

不爭庚癸無恙非獨衡石之治也常德又黔滇要衝召募所過
葵絕棘生公以區區吐誠鏤心使伍無脫巾之呼戶免轉輸之
患亦豈爲九折乃退也乎士滅頂浸於功名豪不豪多膏耳臥
牀夢棺猶有舉色見人澹然循牆下車謂是無能者則何所取
仲尼鄉黨而稱之公旣肅穆爲邦家所宗出欵段比於乘黃時
時課子弟以家世儒素勿以炎利相尙輓近士大夫卻掃恬守
稀如公者嗚呼嚮使公從喻起家得考選爲給事御史跨鑪上
烘人亦猶是淡水耳而公顧循牆爲有道所稱衛任之名何必
減於節鉞乎公垂歿聖天子乃出魏璫殄敗廷論不與璫者公
以引身見貴推參政浙藩公卽已焚車然自是車耳無做矣公
世居西山曾祖謹爲貴谿教諭祖約王府典膳父孟瑜爲益州
教授余未束髮嘗過西山見其山谿深倩包秀意其中多偉人

間逢長者云此間巖陬得通潮與滄瀛往來當爲名區今公所
卜葬乃在浦東大副之山是過潮下臨大江者也公有子五人
女一孫九人皆炳蔚世其家而次子曰錫從子游爲請勒其石
銘曰有龍西來飲於江滸虹霓從之采采覆野瞻德自天石榔
來下徙彼熊蟠屹此石馬亦有良史實表長者遺惠與直蓋其
志也

汪生墓誌

張福永曰汪生道衡風惠而鮮其父后蓮
哀之甚爲輕數千里來乞銘慰其鮮也

嗚呼人何必萬石之子舉策而浣衣袴蓋亦有持數不盈遜齡
而反其舍人何必大丘之家前脩而誇後跨蓋亦有懷德無名
終死而逃天下人何必鶴衣黃舌而稱文章蓋亦有吐鳳雕螭
髮盡齒落而名不颺人何必抱足持首攜子屬婦而後僵蓋亦

有盈前驕穉不必帶索之翱翔嗚呼維汪道衡何爲云云嗚呼
人莫不勉勉克家以貽乃子維汪道衡勉克家以貽乃父人
莫不亶厥美以其子之父爲父維汪道衡不亶厥美以其弟之
子爲子嗚呼無名不盈維汪道衡誰爲父者爲今侍御汪石蓮
爲之父誰爲子者唯汪介仲之子爲之子誰爲述之曰張有成
誰爲銘之漳海黃生銘曰菌醴朝生何所蒂封顏比彭杳何閔
營魄上下莽還匯反乎復乎何所屆子行復來榮哉艾茲何苦
者草蒙穢鴻濛與游何復來嗟乎使石能言亦甚傳哉

張太公墓誌

洪思曰蓋張玉筍之親乙酉二月將出
都祭禹陵時玉筍方予告歸來乞銘

記曰孝道通於神明履順之至自天祐之豈不信哉東陽張贈
公諱希武字敬勝別號淇園其先汴人始祖潮爲東陽令禦寇

死於難匿屍池中雲四起覆之賊大索不可得遂家東陽爲巨
族自蕭梁迄今代有聞人高祖錡博物多聞爲濂洛之學爲家
范垂於後是生嵩城公泐泐生汝吉公梅汝吉生二子長希文
次卽公也汝吉負高致喜園居闢幽逕與高人往來公築舍其
傍蒔竹數千竿從竹中窺人間出奉杖履僮綠雪園故公亦自
號淇園云公慷慨多奇弱冠補博士弟子學使者異其文每試
輒屈其流輩顧以薄僞學謂是餽飭腐鼠不足業也必藉是取鐘
鼎奉所生則龜勉爲之不然無庸也於是博刺經史談名理作
晉魏元言於詩喜高岑於人喜魯仲連李白嘗言人力能扛鼎
何難能扛鼎不動力爲難耳防叔紇抉宋關不自爲勇今人得
一第栩栩自多可鄙也或問汝吉公翁老何以起之公曰大養
志小養力吾家本澹澹不乏奉色笑之不暇安能以得失鬱鬱

貽翁憂乎及汝吉老寢疾日夜延醫禱羣望請以身代省涕下
自枯猶怡怡視湯藥惟謹比屬續擗踊仆地幾不起遂痛毀骨
立甫及禫母夫人亦逝公於是迸絕火食不啟齒者六年遂棄
青衿謝絕人事曰吾祿養既不逮又安能向都邑博士脩誦容
之歡已矣吾必有以起二人者公時甫四十二子俱有聲庠序
公間莊老陶其伊鬱於齊物秋水之義翩然有合而時時念
二人形神益瘁以絃詠瀉之不浹也戊午七月三十日示疾遂
卒公生嘉靖甲子三百二十二甲子矣公間語二子曰吾以病
自放無以起而祖曾祖者而能則猶之吾也不能必勿葬我於
是甲申公歿已二十七載次子玉笥公始以太子太傅兵部尚
書協理戎政返贈嵩城而下皆爲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
部尚書如玉笥公官時國家肇興戎務倥傯玉笥公以至性哀
懇上特予給假營兆固知淇園公之操行篤而貽謀遠也詩曰
孝子不匱是之謂不匱也矣公配虞綏封一品太夫人子二長
國縉次國維卽玉笥公也與子同壬戌籍配李綏封一品夫人
有子三是且葬玉笥公命子誌且爲之銘銘曰日中之王孝者
相曷嘗以疾故自放天門峩峩金甲仗履有積順得其上三九
乃宅帝所貺文人之卣錫秬鬯

王大君墓誌

崇禎九年丙子七月莆中林太孺人乃逝太孺人者戶部都給
事中王遵五先生之母也又四年己卯遵五援琴旣踰載朝宁
待之領垣遵五依依入事嚴君出爲太夫人卜葬服勞無方將
以厥冬遂襄大事史周氏曰善哉遵五之孝也不以華要易孺
慕不以一日之資先世澤不以父在榮養爲辭於是遵五命之

爲誌其墓誌曰林太孺人十五而歸王家十六而舉伯子二十有一而舉都諫公蓋踰中身而始封僅以板輿一就令養如此乎豐積而嗇取也太孺人以婉婉揀家事其姑何甚孝佐封公當戶甚謹身影操作井竈杵臼之間者四十餘年猶以鷓羽之義重於菘衣如此乎其割情而篤於誼也太孺人以媼睦著聞巷事伯姒如其姊伯姒旣失姑懽左右以之歲時爲姒氏問贈中外無之所嫁伯姒女逾於已女猶不敢一息問伯氏之遺如此乎和孫而敦於德也語云庸婦多福健婦多索世所奉爲坤教者類然矣然觀古彤史百有餘家其秉內政成儀於壺者咸有徽懿爲後嗣師非僅取庸砭健之云也予與遵五游垂二十一年見其敬慎周密大心定氣疑有所授衛而然及讀蔣宮庶所爲王太君傳喟然嘆曰夫是得所爲遵五者矣遵五起家坐掖

垣八九年先後同事擁旂常而去遵五獨棲遲夷然無喜愠之色與人語湛審內照洞見肝鬲太孺人食貧操素黽勉無怒每旦起持絲枲匡坐簾中竟日一磚子婦僮婢時過於前未嘗出聲雖雷雨滂沱雍容如故封翁嘗見之笑曰爾寬緩如此何濟於事孺人徐曰諸忙急者亦何濟於事嗚呼此君實所得之姊嫂也遵五又謂太君平昔無夢凡子婦促刺哄語夢話但徐笑曰無有嗚呼世所謂名利競逐若嚙若寤者清醒視之亦豈盡有乎舒行安蹈乃進於道紆聲夷色乃宿於德予今乃服膺於壺宗之言太孺人生於隆慶戊辰距丙子七月十二日壽六十有九再膺封猶稱孺人同產五人長家賓永嘉主簿娶陳氏繼於李男孫三賡起娶於戴賡俞娶陳賡良娶梁次家彥卽遵五先生壬戌進士與子同年歷戶科給事中娶陳孺人男孫三賡

恭娶於陳賡靖聘於林賡舉聘鄭次家家娶於丘男孫二賡徽
娶陳賡裳娶曾次家裳娶於陳男孫一賡階娶於林次家寵娶
於鄭男孫四賡睿聘吳賡毅聘陳賡端賡夔未聘女一適於方
凡男子五人女一男孫十三人女孫八人曾孫男六人蓋自有
太孺人而王氏之後乃大矣且葬於王鳧山之陽爲之銘曰大
海愉愉蛟龍趨之巨源將將榘枿敷之佗佗母師明神扶之
印碩人天子俞之鬱盤靈丘億麗都之亦有穹碑行者摹之千
秋嗚呼

魏太君墓誌

洪思曰魏氏世有孝婦而孝淑之行事乃以中嚴獨著此黃子銘墓之意也

自吾之不獲事先慈也日求其似先慈者而事之蓋六七年而
聞有魏太君者魏中嚴之母也中嚴起庶常爲給諫切劘時政

動黼座既以論璫坤見摧

張福永曰太監王坤時欲開邊釁要功中嚴爭之甚力乃謫官歸一時頗

有直諫聲方論璫坤時章五日不下同列惴惴謂君有母奈何循水

淵之蹠中嚴怡然入見太君魚雅如平時出對賓客云家慈之
訓也以義養不以祿養天下翕然高之念吾方泰啟時引疏出

煤竈三曳三焚

洪思曰時有疏論魏中嚴某文忠公力止之曰爾有母方至自萬里之外諛不得如此乃三疏

而三焚之云何以講筵竹忠賢乞侍養歸卽先慈亦勸吾遠去勿爲死餌事促刺豈

得如中嚴大君之爲哉太君生於海倉澹齋陳隱君之長女幼
而莊靖隱君奇之不妄許人獨與營軒公善乃許營軒之季是
爲魏贈公魏之先有高王母廖者以乳奉病姑旌閭歸然至太
君而益以孝著太君之事舅姑温清定省不遠於側及受命分
舍距百餘武每得甘脆不先獻不入口於是營軒公老矣繼室
施母性稍下諸婦莫得其歡獨謂太君之孝也施母病瘡藥勿

効太君以口嗽之瘡爲裂病因以愈凡治千金粧嫁施母女施母亦不爲意也營軒且歿謂是夫婦善事我分產欲上諸子太君誼不可告贈公云伯仲均也勿以父母私愛失兄弟歡贈公亦欣然割腴以益其嫂鄉里於是稱媿睦也方是時產旣分人事不減於昔贈公又素豪曰有所從游太君從簾間占客見諸子儒冠卽治具曰是無奇猶有俎豆之氣間有胥吏往還輒艷然曰此曹不宜使兒輩見之耳一日贈公從澄邑來道邑令失庫藏誣及邨民太君曰公能白白之不能何控婦人爲者裂機上布佐之公欣然出事竟白故贈公之好義施於州里焚券諾則太君之爲也太君旣舉二子念祖父母未就窆時愴然一日風雨挫所居屋贈公持數金出市瓦太君止之曰王父母在霜露吾夫婦何所避風雨於是王父母始克葬次當葬營軒而

贈公歿太君拊擗未嘗不欲絕也顧視中嚴曰爾能爲爲之吾以爾存蓋自是中嚴益強奮挾策徒走出清源入武安歸太君必問所友事何人也見其言動似古人者則殊喜或非時歸必停■又施母病亟親爲浣廁不解帶者旬餘歿之日哀動行路人皆謂文江魏氏世有孝婦也居三年而中嚴登賢書又三年成進士讀書中秘屢請就養不許時海寇犯里中燹火照屋梁人盡竄去太君獨坐廬下賊至問夫人何在此曰有舅姑輒在■諛不卽安寇遂感歎去及中嚴改授給事中詞林諸先輩頗爲動色太君聞之曰是吾兒靖獻之日也趣板輿至京邸中嚴方論列禁近及內操諸大事天子以禁臣新發抒優容久之居無何而璫坤事發璫坤者以觀容發邊釁欲搜市賞餌邊秣阱諸邊臣中嚴力爭之旣奉主簿謫婢僕相耳語太君怡然曰吾正

欲歸耳中嚴出冠珮宣勅命如奉新綸太君亦它它拜庭下
曰非是無以報天子恩余時方在放洪思曰時黃子以削籍得
以救踐龍錫降級調官復上三疏得乞休致壬申正月又上一
疏言陛下元年在師上六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
皆在是久小人勿用之防誠不可已微窺之舌項俱縮顧太君
母子相持欣慰如平時天子亦念太君老許侍養歸時崇禎壬
申之二月也予舟發張灣太君舸未至璫遣暴客夜迹中嚴以
刀劫太君中嚴挺身出就死太君抱中嚴大呼爾為何人除忠
臣又除孝子吾筐篋俱在汝任取之賊舉篋置岸上搜之僅餘
俸薪金於太君一簪一縷無所動岸上人咸謂直臣賢母藉暴
客以置及歸抵里舍惟是贈公所未竟孳孳幸觀開淤塞監橋
梁立文社義倉施灰藁勸葬助喪顧中嚴曰凡是數事皆爾父
欲爲今賴克舉惟爾祖父母未葬予二十年逆淚在焉既葬祖

父立廟受田一日顧中嚴意缺然似有所請中嚴心諭以爲外
父母也乃爲澹齋公祠置田焉蒸嘗不乏於是紫芝生於義塾
紛葩九枝塾去中嚴家不數里中嚴之所棲遊也都人士以太
君純孝輿誦稱旌太君亟止之曰此屏間事何所溷華表名乎
居無何疾多無所苦顧中嚴且訣中嚴泣問所欲言但云忠孝
足耳他無語遂溘然逝嗚呼人盡子也太君以中嚴顯中嚴又
以太君傳子嘗從中嚴聞太君遺狀退而歎曰孝之與慈貞之
與廉猶芳之與香與太君事嚴姑曲得其歡心曰姑擇婦而教
婦不擇姑而事是語可經也先世所遺僕太君不敢名高曾遺
允無歸者皆鞠之終其身是豈續堂前之型者乎中嚴初受館
同年寄金鐫名其中太君亟麾之曰噫是知之者眾矣方中
嚴未遇時族人暴其垣墉宗老爲之邑邑太君勅不較僅讓尺

許是亦豈昭豐之訓夫其天性然也故孝婦多慈廉家易貞猶
芳與香同質而易名予嘗感廖孝節之行欲置生芻覲其墓未
能也又聞其山川清蔚宜昌後今見之孝淑矣孝淑享年七十
有七封太孺人贈公諱繆子二長呈清次呈潤卽中巖也戊寅
嘉平葬於鼎山之南與石崗對峙石崗者贈公之墓距二里許
南北相揖也其山發於吳鋒迴翔舒翼如丹穴鳥雖鳴下食太
簇司柄蕤賓命之以服無射爲之銘曰上朔朱鳥餐靈芝南庚
黍華世所師有孝有德天綏之嶰竹岡相與儀簇賓六琯遞
爲吹子惠歸良世乃來春露秋霜里閭成思是亦吾母爲銘昭
慈

墓碣

萊峰張先生暨配林孺人墓碣

某山之陽有張萊峰隱君之墓其銘曰德者久也素積富也磨
雕之懷不可保也突磚易玉盜之有也涓脩之業可以爲後也
鑄金以表或取之號呼之樹難與日守貧與道相求後千百年
於其子於其友張萊峰者諱廷木字參材予友張煙叔之父也
張氏之先有遯叟翁播宗屯中再世而昌旣又一世爲比部公
諱綽迨事孝宗爲尚書郎自是七世皆以學顯伯叔鏘鏘於先
有光公及伯兄青青其矜力田不逢舍其小山徙居東郭爲東
郭翁嗚呼人挺於盛門克自負爲儔輩所獎悅卽腴食何難瘦
食之難吾嘗見公像自其先時不肥也特寬峭有幽致逾六十
舍祭酒爲民爵霜露之候過其先隴或百九十里不昇必步健
致七十爲鄉賓扁其里門再東西讓謂此富柔好者用保家貴
士夫用豫木王吾何爲此嘗微言吾兄弟貴蚤不得教授里中

今爲里老約爾屈詰吾正之吾憚罵人也張煙叔曰公家紕於會計遇徹履破甑又輒藏之蓋纖固如此故其產益落夫公旣爲世推重不早自設長益卽賃居東郭彼左右隙平畝歲植橘木奴千頭仰掇其下益以蒔眎于石韭千石蒜卮茜千石敵國矣太孺人歲時茹桑是爲漳絲然且不可以夫蓋且督諸曹郎者是不有所不爲乎則難乎公侃侃篤於倫行內持摯於太孺人故益不自苟嘗卻人金爲白出罪死人問之皆辭無有也他孝弟從子紹和皆能誌之子與煙叔游傷其志爲銘其碣又爲之表表曰是維名家脩樂比禮松枯不琴蘭漸不澤反嗇歸樸衣仁冠義是可以爲人師事厥父母必稱厥旨言不誦口行不迕視黽勉色喜是可以爲人子撫兄之孤以卵以翼鷄鷄仰哺不任其德是可以爲人弟我則不營前人之廬我則不縻前人

之書榆俎荆弓優貽爾居是可以爲人父間并不爭府君不怒抱孫當車休徵上聚是可以爲人祖是八十一隱君暨七十林孺人之墓

文

祭涂經世文

維爾英傑從子車下徒步出關辛勞夙夜匈奴未滅爾何以家裹草捐軀誓言不誇別爾兄弟謝爾妻子駿馬雖枯其骨千里非無公侯而少干城壯氣飄飄尙從遠征寒風撼山如聞其聲尙饗

祭林伯麟文

爾何慷慨欲洗國恥投筆從戎遂止於此宣獨爾君宣獨爾民惡彼腥羶遂捐爾身千里區區丹心赤手雖無鐘鼓亦銘不朽

陋彼書生白頭牖下殉錢守官爲世笑罵維爾間關獨知所歸
魂無不之馬首是依嗚呼尙饗

祭高太史文

嗚呼感有締乎余心情難消於世劫蓋彌日而轉愴故臨風而
獨瀉繼後能來詎西州之扶醉哀至則哭匪素馬之後期曩惟
五日猶望雙旌孝綽已傷威明尙壯屬反棹於及門諒多情者
不薄逮流火新秋有登樓舊約薄緣落魄未動江關白馬刑盟
但標持於元禮青蠅託雅返顧念於仲翔蓋欲哭者歧途之間
而未邈者山河之際正翮舉之飛鷗初聞路曲而容與之野鳥
未發藏盡倏焉飛揚垂然草露起晦冥於玉女及紫電之三時
掬寒淚於金人是青龍之八月飛兔沒而流星沉青鳥歸而大
章出麋角懷瓊孰辨羨門之牒靈蛇化鼓而符濩野之年惜神

理之難憑使風流而頓盡爾其絕絃徒有季鷹顧焉賞音亦徒
安道夫時腹痛又在窮崖慙魂衝風逢蚊蚋之折雨攀鬚絕景
適烏鳥之晨號遂使玉樓羌樂更無折柳之情上國歸時空竚
懸弧之約旣而享帝不還九秋將序存者日窮沒者日遠跋涉
渡江遲回故道知愁予之渺渺益對此而茫茫計歎首則河漢
雙星報知交則雲泥隔路維其傷矣如或結之於是追念往年
蘭芬柏悅寒水閒以浮瓜清言驚於漂麥仲宣之屣與節信而
相疑漢陽之榻與豫章而互襲間以雅歌時逢雜坐阮公平其
傀儡處仲碎其琅玕雖樂死之可甘而斯文之未喪爰覽懷中
三年不滅之字以及生前千金未許之身郢匠伯牙想異人其
不遠中人上次諒鍾情之在茲及憶蘭薰相看楮葉畫筵訝髹
車馬龍蛇之狀清商度曲霜雷鬼鶴之聲每欲相裁顧嗟靡及

道雖少殊言猶在耳而今已矣文章摠蓋棺之業暗投亦長枝
之生百身之餘既莫贖兮千載而下誰知言者嗟乎投左足而
先望是蛙井之乾坤忽右肘而生揚盡鼠肝之世界震澤涸於
鄧林既莫收其暮景操蛇憂乎世力故不可以無年是以易著
於離方中有鼓缶之歌詩傷云暮並坐奏思憂之瑟彼叔夜之
引年季倫之咽氣固彼生之不遂亦感此而同哀矣嗟乎百丈
之峰必有崩松十步之內更無豐草虎在市而天駟靡麟在野
而人龍去蓋元中眞宰所厭者塵界之浮名海上仙宗必致者
人間之麗藻故司危司祿下有哭泣之星爲璧爲奎隣於封豕
之域四十五六年正小分之陽九三萬六千日多半百之晴陰
或有差池亦關忌妬故兩朝勲望宏景削飛昇之籍一州徵被
香山壤欲就之丹此有識所寬中達人所破涕也但賢勝亦其
不多典刑顧又誰在徘徊者峴山之魂蕭條者寢丘之祿玉馬
離懷嶺表千年之算寶鷄後祀秦中五穀之悲則所慨武子之
莫從傷文人之無命耳若夫響寂瑋珩土埋玉樹芙蓉秋萎王
儉之池萊施春滿蔣公之徑使黑頭公輔次於脩文而七尺仙
郎返於謫籍周南絕祀典之篇茂陵逸平生之草與夫拾芥盛
年敷榮華屋此言之不足以怛心而念之實增其寥落者乎某
託單門近交有道周叔牛醫之雅少卿馬史之知欲附青編相
期白首詎占星於初聚而就日之遽淹初云太晚亦果然矣嗟
乎八埏之表若士與偕六合之間吾黨尚在家駒子駿是天祿
之餘標飛虎阿彪卽孟堅之后武入夢蛟龍淒冷梁間之月在
天精氣玲瓏箕尾之聲去矣滄桑異路懷哉桃李無言魂不可
招傷其何極倘不棄乎予交蓋聞訃而太息

祭蔡外伯母文

張福永曰蓋蔡石山計部之內子文明夫人之伯母也石山名乾釜萬麻間進士為民部郎

嗚呼自計部公之歿於今蓋五十餘年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計部公不得而見也而計部公之勤勞貽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之吾外祖味蘭公張福永曰公有三子伯計部公仲乾鑿也之歿於今亦五十餘年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味蘭公亦不得而見也而味蘭公之勤勞貽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之嗚呼身居閭闔被翟第而親縻縉之事課農視桑閔若不及者於士大夫家唯吾伯母一人而已去歲臘月伯母已困於藥餌臥床蓐間口喃喃課僮僕種葵蓄旨云歲且暮不得怠若事也值外祖忌日強欲起命庖人視鸞刀云吾自袒割柰何令人為之在古之詠蘋藻祁祁夙夜効勤瘠土者抑能遂至此乎吾伯

母在而吾命內人常得女師而今已矣吾登堂十餘年雖未及面伯母而獲聞其操行及其所言誨雖古人所錄敬姜而下奚以加焉吾伯母考終既越月道周方滯於海裔未及獨拜床下輒先布其意以炙絮將之情不能文亦不敢以游詞掩吾伯母之實惟吾伯母之靈實鑒之

誄

蔣憲長誄

張福永曰晉江蔣太史若椰奔其父觀察之喪行矣翰林諸公請子為之誄

天啟二年五月大中大夫江西按察使九觀蔣公卒於家越七月廿日訃至京師子德璟強攝冠履告闕下遂衰服匍匐出都門不復設位受弔賻禮也道周輩既奔走握手不盡能及乃從諸兄弟詢公行狀言附椒絮致詞於家維公中身策仕黑頭負

公望之聲觀化懸車皓首及成章之慶雋不疑之行錄平反每
問北堂吳長桓之繕簡綴裝恆稱季子閒居足樂而清濟通原
德產堪師而西豪改里所以攀輿折杖無安仁之哀東巧占星
有慈明之譽九京歎復趙良無取於咎楊三立可家范叔不張
其龍豕故長松之下稀讚盛陰江漢之原難名甕口公以世美
蔚爲時宗灌壇風雨蚤避雙鶴之書嶺表雲霄坐息羣狎之響
計所全活不下萬人向使陽報不差則百年非遠就令陰符可
驗卽千簡奚窮而沾巾涕隕漬酌悲從同廢蓼莪之詩共送差
池之燕嗚呼傷矣繫纏撼索同雁使以分書苦塊華磚共高秋
而送日信瞻望以何及疇有情而不思 倬彼有蔣組纂姬氏
星紀沿流清源發峙世爲德門疇多離祉植根出枝揚蘭取醴
粵維我公來彥所師照鄰通中翠華金支詩言含露書通覽嬉

彪固之間自謂過之元卿無時公歿無地公騁長途縈鞭直轡
雖不服輅亦不肄肆况有名駒月蹄日翅間讀鵲經寶筏驅風
通道江山大人之功迨爲祝鳩不愧列宿四明青華塞帷出袖
漾漾江流涵澹奔洲攬轡登車誦公比休明威所暨迄於交域
鸚鵡雙音脉思來格眎厥黎勲在於不殺一言當師五指加額
由今乃觀懋烈在焉勇名智功哲人不先伏波削治魏絳慙懸
仁人有後誰云不然畏壘存桑河西食豹坐喬吟風瞻巖識貌
見我蘭君知公壽母比謝推荀優龍劣虎以浣厠臉以 潼爵
戴勝蓬首云胡不樂煌煌來章雕璜鍛金雖不能加亦慰爾心
碑勒峴東書謚上林

哀詞

張汰沃哀詞

黃淮集卷之三
崇禎庚辰祓禊之月紹和張先生考終於正寢粵月朔日壬子
其友黃道周乃來自梁山拊棺慟哭爲哀辭以告於先生曰嗚
呼罕虎逝而國子悲郢人徂而牙音絕信道契之難符故神理
之同結况先生而棄予譬心舌之分裂當夫定交杵臼推分僑
札呂安耦灌於山陽嵇康共鍛於洛邑差肩十年之會遜志千
秋之業蓋無言而不酬時去梯而獨接迨於衣共京塵舟齊李
郭出處異尚淵田殊躍趙子高之抗揖離羣田草子之鐘鼓不
樂梁鴻發噫於北邙盧敖謝肩於蒙轂未嘗不瞠焉後塵睨焉
空谷又至文酒肆會川巖喻適投閑而作百家披襟而湛白石
得鄙趣者晤之濠上寄真韻者賞其傲逸雖有二則不可亦何
遽遂無一乃若萬里刳鱗長宵解素高擬昔賢遐邇近步名苑
之味刈芥薑藟園之霜殺狐兔雖久在則壓儕輩又何遽改於
此度也嗚呼有四海之譽者求退良難綜百代之榮者享年蓋
少劉士光之獲麟不半古稀阮孝緒之神明初登耆老蓋皆已
指牖下爲仙都望林園爲蓬島豈必張忠之朽落乞歸陶潛之
期頤孤掉况被羈繼去恐不遠旣息劓黥又何足願李宏酣飲
以謝鄉人叔度棲遲而慰親串逸少東游有撫掌之資孝孫覽
書無降壁之歎詎一芥之相存足千載之興勸嗟乎先生高蹈
遠引至今信矣顧彼後死問難析疑誰爲質者松枝半折知塵
尾之就彫高臺就傾誦山丘之零落繫青雲者益稀和白雪者
彌寡值龍蛇之當歲宜兕虎之號野木葉下而霜鐘鳴嶧桐枯
而石鼓啞已矣哉尚友三千年著書四百卷今也則未聞古人
恨不見張堪有子已託朱暉盧生之情見許王衍豈必待夢而
竚素車感書而抵几案者哉

陳太公哀詞

崇禎壬申春正月弓甫以學憲銜命粵西時余方再疏請門未就道既數日得荷骸骨歸墓下而弓甫躑躅使車聞封公學箕之喪憶余未出都前數日尚為詩四章識文昌萊綵之勝馳寄弓甫不及也自買躑走吳越凡三百日乃抵家弓甫已居廬出謝客矣追惟往昔提誨廿載盲風晦雨勞苦慰藉幸各矯首鴻燕差池桑榆阻波歡會不極弓甫方播常夏之音余已受鹵莽之報現前咫尺不獲相明誰復待千秋申割骨之痛者將効孫楚之慟疑於不倫復誦龍吉之辭明於淵遠聊為小些發其故涕云

繫太樸之未散及哲人於方選肅粉社之鐘鏞道子服其豆俎師邴管之懿行邈不改乎其度既蓬華而委信乃軒轍之猶素昔值余之偃蹇題枳屨以寶璐命鷓鴣以先後齊神鳥而來下知諒者之固鮮尚申誓於夢寤庠瓊粃以相要滕丘軻於遐步古者既不及親暱來者又不及此敦固睨鵬鳩之殊適悵美人之遲暮虎豹關之峩峩麋鹿羣之喁喁睠疇昔之佚蕩將從誰乎燕語御炎義其既遠凱賊又邈不予顧宵路去其高駝誰矚予之悃返嗟有命之在天朽不朽託於自監陋陳荀之姑苟固非靈之所自處揆靈德之衰茂審不宿於冕輅亮干春之可期奚必指佳崖而道故

行狀

蔡清谿行狀

洪思曰蓋詔安蔡端卿之親端卿者孝子也神宗壬子初與子交便以此為請時子方補諸生艸艸與之烈皇庚午子將往官京師與端卿相見於虎膠舟中已去之二十載舊艸頗有缺失再書歸之謂端卿曰欲使後人

知吾夙契也舊
艸不復更定

吾漳南垂東盡海滋冠紳間出能言之士咸稱清谿蔡公云僕
年穉寡所師識既稍游郡中適淳安方公望山來治郡下車問
左右蔡公安否左右無知者既乃言蔡公在淳安爲廉吏皦皦
受汙亟走元纁迎公公敝車至郡太守爲之掃舍始人人知有
蔡公也歲壬子予始與蔡伯子交屬僕狀其行而公已先二年
庚戌葬於帽峯之陽胡青州銘誌其墓矣既誌之僕又何言以
僕所聞與伯子所爲狀核之青州者詳公之行也公諱方平字
君衡號清谿其先有金谿九學士者唱道碧浦遂家之生三甫
長蒼甫四傳爲其王大父興教授里中不受脯贖有金谿公風
興生富富生聳是爲公父蓋世潛德云公生而穎異善記誦入
耳不忘時寡書籍公但從師友講聽歸輒成帙十二遭父喪禮

若成人時值大稔大母陳氏已老而林孺人抱公弟呱呱狂哺
公乃南游潮中歲得米負歸既遂補海陽諸生海陽去家不二
日然已屬粵中眾目攝公公亦自引去時方十六又六年再補
邑諸生辛酉督學臨海金公拔置第一由是籍甚士益歸之時
太史警庸林公觀察後林胡公咸命子弟執經就問而公復徐
徐多困金車旣戊寅以明經選試太學少司成周公見公文許
爲大器己卯闈中誤寘乙榜少司成見公名嗟歎久之同事扼
腕公了不異常至丁亥謁選偶以身言違格例不得爲令適楊
大宰見公所試論奇之破格授淳安時破格得除令者一人公
一焉公單車至縣適大饑無賴子嘯聚驚惶關左公日夜撫循
請發所貯粟募諸良人所枉作糜全活甚多又諭諸無賴各解
犢謝去先是數年有盜劫茶園富室捕無所獲適流民竄嘿等

爲同儕所陷遂抵罪自服前後覆案無異者公初訊獄見此輩皆羸老詰責果無異狀遂具牘請於當道得不死者五六人咸稱神君矣公治淳安未期月矢志旁皇體中如腊而輦上人猶從公問膏脂公笑謂吾一博帶縮百里卽數日已褊矣吾無所得朝朝佩璫也居無何公方入覲遂大計中公長安貴人識公者徒爲咄舌頃之移福宜州學正州守高公汝梅素重公公日與諸生剖析疑難未嘗一與人事適文廟災監司李公從彤家言議移置松山松山去州城十餘里公持論不便謂移廟當移土廟移土不可移是棄廟也李公韙公言以公負奇識益折節公旣三年乞歸遂以王傅與歸蓋公歸不異其爲諸生也邑中賓席數借公而公益隱約若不爲名者然性慷慨急人之難胡青州嘗言方得淳安未出都門時有邑人絀網無所解公告

青州此人誠不貴但吾與爾嘗識之何立視之死青州意不可公力言於鄉大老幸得脫視仇者猶在公乃私覓一馬與之同載夜去公旣不言鄉亦無知者也公家近斥鹵民多艱食邑令以徵輸課下鄉責所狂民輸粟歲千石民洵洵動也公馳書極言利害竟得寢則公經濟自許云公數躋名場又坎塲仕路然未嘗見愀懣之色家居盛暑必衣冠與人談義利剴剴若割當方望山時人多就蔡公者公亟掩車戶曰彼自就使君非就蔡公也持一刺過郡守人謂公少貶抑公徐笑謂吾自彼舊令彼自吾新守吾故不失其故而巳嗚呼如公行卽方公不言人無知公者乎如人言明經爲令尹不自潤無所用令尹爲者第以明經爲一令尹必自潤亦何所用明經爲者漢明經多爲達官然亦卒老博士袁邵公爲縣功曹不與從事持書以任城令有

聲稍遷治楚獄多所平反遂顯名天下數世爲公今蔡公爲縣
令絕去干謁使民不寃而復一博士何耶又聞公彌留時戒無
厚殮毋過哀毋受賻及口授還真之賦謝故人唁弔書又幾塵
脫生死之際者乎公卒年七十有七子男四長保禎卽僕所稱
伯子者其行略載郡乘中

墓誌補

姜太公墓誌

嗚呼士君子抱奇質不燕廊廟可以巖穴自老而又有令譽著
於霄壤不克自逸以齎志於王事此其人必天命之以曲折綱
紀於人道無疑何者抱奇質而皆燕於廊廟則巖穴無士焉世
之燕廊廟者皆自謂奇質炫采朝權無再世之觀旣不燕於廊
廟而又老於巖穴寂寂霄壤則其奇質空抱日月之精華無以

率子弟巷戰又中於膺被執去索金帛自贖公罵曰賊奴吾兒
爲清官聞於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能從賊奴買命爲遂遇
害當是時或勸公微服從竇出公卽出亦無害於義而使天下
謂以子貴者不任王事父可以子免子亦可援父以自免公以
臣教子亦遂以子教父公之名實乃歸然出一子而上天終晦
之使不得於勲業而卒有其勲業者三也是二者皆命也而亦
有性焉公以是三者以立其身以中其親以終其君故爲君子
負奇質而領其身名者或得或失或生或死天皆命之以曲折
綱紀於道若謹洲公其著者矣天啟之末年逆璫建祠公爲危
言忤有司或迹之公急攜家人山變姓名爲人耕傭及哀詔至
公從縣官後哭至失聲或問曰子爲諸生何哭也公曰吾知爲
臣子不知爲諸生其眞摯如此公之遇害也季子坡從東城趨

至抱父屍罵賊被執去夜舉火燒賊帳覺鬻殺之諸娣媳俱死
訃至伯子塚以論事拜杖繫庫中叔子塚嚙血上書臺省交疏
請釋塚歸治喪上猶以塚非獨子持不下久之心憫乃詔褒嘉
一門義烈命臣議優典未上而大橫之兆又著矣故天之曲折
以命善人非臣子之所能治也得君父之意以受於天謹奉之
耳公生於萬曆癸未三月歿於崇禎癸未二月伯子塚字壑卿
爲給事中仲子圻未第叔子塚爲行人季子坡殉父難其存恤
加贈皆在中興俟昆命爲銘其墓曰穹宇將顛誰與支不周之
木獨巍巍奇質經行世所歸天實雕之爲人師一門義烈騰天
遠爲天先行脩羽儀子孝臣忠天所規上帝不蹈當知之

夏母王太夫人墓誌

松楸引涕墓社興悲豈其然乎予每聞人談生我劬勞未嘗不

自照既有以自照而又安逸食再世之奉若無與於王事者則
其質不奇花飫果落若日月之無所朝夕也於是天命之使其
求名而名不遂逃名而名歸之使觀身於所生以得其生又觀
生於所死以得其所不死而天下之爲身名得其生死皆歸於
道有知道者觀其一世再世而百世之道槩可見矣予所見有
萊陽謹洲姜公諱鴻里字汝岷初從其父挺城公爲文章挺城
固高士不屑爲博士學以好古滯諸生乃山居吟詠不履城市
公從之學文益奇關中文太青見其文以爲山東太青也首置
之久以奇不售貧益甚當是時萊陽之文苞蔚初吐公若小試
輒颺去公諸子如給諫大行輩必不復沈挫深頓卑志於文章
亦早腴潤以公子擅文場爲灰目之所輕詆是公之困苦壹鬱
不遽颺去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文章而卒售其文章者一也公

既喪父手自治墳墓與一老僕分步策蹇從四十里外負甘脆歸奉北堂以其餘給鄰里窮獨或間出收瑾道殍亦不甚課兒爲文章而給諫大行輩文章日益進先後成進士公奉太孺人上下真州分給諫之冰蘖者幾十年真州父老之信公如公之信其子當是時東省薦飢以公介貧卽爲官亦無以葬無以養世之學者皆以獨行好古爲陷阱自公有子天下始信獨行好古之未爲不效是公之委蛇上下星徽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政事而卒成其政事者二也公從真州持太孺人喪歸不數載給諫大行名實著於天下鄉里貴人日過從者戶限爲穿公乃櫬戶時時召窮巷舊識舉酒割鮮曰朝廷多故居圍東無事吾兒子爲官安能如鄉叟相守之樂且鄰叟戀隴畝不能幾時居亡何賊泊城下公發砲中賊首賊爲退又亡何賊夜襲城城陷公

破涕輟筆也無他貧不逮養痛不及呼則號咷隨之矣夏母王太夫人出於名族嬪於夏公子繡襦登仕郎有子國山敷歷中外稱名公卿太夫人又壽七十抱三男孫是可以輟唏噓者然且不然猶是母也而報之不回以予所見天下之可稱子若母者夏國山與王太夫人而已國山爲司農臣庀粟德州與太夫人俱取廩米得羨頭斛半斛必還之公曰吾太夫人給屬子錢不贏半文曰吾太夫人風守河不腐不紅曰吾太夫人及天子採其聲實自農臣擢爲給事中則太夫人捐帷障已矣國山據其忠悃皎然於屈直之際曰猶是太夫人之教也且以許人則如許國以許國則如許其親故子有遺其官不遺其親國山旣用直言出補外游爲藩臬及爲福建觀嘗去太夫人歿時十二年矣猶三貽書談及太夫人行事縷縷如臨機杼時嗚呼七十

孚一子上冀為聖賢中冀為君子最下為卿相如伏鵠卵曰火
交取之也微國山申言則何敢忘而太夫人行實高於六德深
茂方其佐封公管戍庫時江浙人來輸兵仗中貴索鋪墊不時
上封公憤歸謂夫人曰吾一官易敗溝壑何厭行當爭之夫人
曰勸之何遽不解於是四方輸兵仗得無害者甚眾夏固吳人
與徐為內外宗凡宗人子姓來者太夫人皆子鞠之又為封公
置勝侍禮遇加謹焉昕夕持素儉約終其身子聞之何元子曰
國山受母師賢於國傳其堂署牀几皆書母遺言用是廉直著
於天下予矜其言信然為之銘曰石生自堅蘭生自香衛以一
慈來茲百祥吳雲如舟燕雲如車屬氣自天猶聞詩書寵章煌
煌以慰管庫視此尺五上三珠樹

黃漳浦集卷二十八

文

大滌書院告李忠定公朱文公文

凡二章

洪思曰戊寅謫官壬午還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子
安能一日不以天下為憂遂忘天下乎此所以濡滯大
滌旁皇江渚傷心於
出處兩告於朱李

維崇禎戊寅十有一月庚子明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黃道周以謫官將之江西便道入洞霄宮謹以
牲醴侑辭告於有宋提舉洞霄宮李忠定公朱文公二先生之
祠曰嗚呼道之廢興則亦命也時有倚伏人何知焉方忠定公
抗疏水災之時及文公投匭上書之日指斥柄臣撻鱗履尾揆
之聖訓則容默異於三緘稽之物情則懇愚同於五噫眾嘖之
下沃以狂泉逢怒之餘擠於濁水曾不移時水落石出道王歎

其知幾理君躋其格物及今而觀誠明之論南陽有所未窺格致之原莘野有所未發二公以之上扶危顛下砥淪汨使來彥仰其雲漢當時捫其日月雖毀之而何傷諒吾志之不奪嗚呼善道嘉肥亦上聖之所師遵養清熙是至人之攸待然而突起堂焚舟傾棟覆將銀手以爲儀金口而持戒固志士之所不安仁人之所無悔也夫以邦昌之譎侂冑之恣不敢以二公爲不忠二公爲債事但權寄所趣戈戟橫起吾道之不託於燄門猶燄門之無賴於青史時旣值之又何訛焉嗚呼欲而得仁則曰不貪求而得仁則曰無怨道足以濟一世則俟神聖而不疑道足以存其身則蹈水火而無患由今以觀二公何貪何怨由二公以觀於今又何疑而何患乎嗚呼愛惡不齊吾齊之以性榮枯不齊吾齊之以命語性則二公與萬世共和語命則萬世與

二公同敬敬義立而德不孤中和致而物性盡志二公之志不以盛衰殊觀學二公之學不以平陂因運遠近去就歸潔其身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不肖之所告於二公卽二公之所質於先聖又何俟於人夢而天定天定而人勝乎於是與某等同致微忱以邀神聽爲之羨曰遷喬出幽何所營兮峩岡疎梧何所鳴兮盛明未央方邁征兮精靈在天資友生兮道同乃謀志和平兮日中殷憂爲持傾兮往者勿追來從明兮黃雲在天河漢清兮昭昭二公子日成兮

壬午冬十有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再入大滌從諸生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崖髀爲重創又從九江瘡作移疾過西林秋深氣涼血枯脈滯不復能臨眺如常時而朝命甦敦趣就道

洪思口時將往

長沙成所出大滌病作滯九江西林寺病起復理象正可三十日而環命已下烈皇始知其清操力學令速還朝供職不許復有稽延然子已久離墓下但乞還山無復仕意業自京口拜疏冀得仁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麗澤之求有墓木攀號之願向平損益已悟死生次公車惟奚殊朝夕而猶未謝嚶鳴遠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屏居申屠因之興歎也人生幾何安栖靡定叔子魂魄滯於龍山當陽名勲刊於峴首幸遺正則絕勝於蛟龍并謝長沙遣臆於鵬鳥卽當歸設特羊誓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兆域之未絕若建炎之事李公再召於中朝紹熙餘年朱翁重趨於講席非哀德所敢祈亦遜烏所未逮也嗚呼知足不辱柱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誠毛鷲之林潰鳥逸棲輸載之轅蹇積泣策毛羽之倫猶尙如此而况於人乎周筋骨踈脆旣無忠定干櫓之能學業迂荒又少文公博約之致過江著

脚八字不張剖臍見肝三言就服舉幡太學非必萬人挂劍馬前僅差信宿當堯舜之世倖免共驩備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諸輩厲其血章元定諸賢留其臯比雖欲周旋建西徘徊劍水滄茗丹竈之傍息雲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鷹有言有虛名於海內者以求退固爲難王輔嗣亦云躡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乘不當之位欲飾病顛以躋大閑雕夏墓而祈霖雨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雖使蒙璆揣其難任矣嗚呼以兩公之才之德而時遇差池業不上於說盤功不齊於伊呂况無兩公之才之德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譙鼓所以鳴辜小狐之所竊笑也於時冰腹已堅陰暑且拙遙思松菊怒如輞飢願想懸霽邈如河漢諸生之公車已動故山之丙舍仍荒何由再親灑掃考此景鐘信宿山阿聞茲默誨乎何義兆送

周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并不使桐老巖陵訾吾濡滯也壬午十一月十四日黃道周再頓首

脩像告先聖文

維崇禎十有二年歲次己卯元正望日癸酉銅陵後死前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黃道周貴州按察司提學參議陳士奇舉人游昌業劉善懋等同諸生聿脩聖像謹以牲醴告於至聖先師之靈曰嗚呼消息時也剝復數也維聖人不以天違時維至聖不以時改度故日月貞明有千古之新天地不做有萬世之土鼎何以取新草何以去故未墜之統留其緒草何以去故鼎何以取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龍蛇存身神明存人此存之者萬古常新嗚呼尚饗

壬午還山告墓祝文

癸未正月

既荷王恩賜環起用念昔康辰龍蛇之狂都洎今二載風雷聿清喬遷出谷有懷明發實惟考妣之靈式穀和平亦藉山川之助三秋灑掃自痛弗親萬里依瞻幸逢再造豐蔀既撤草木亦有輝光子舍低徊林巒因之動色事君事父均之未能教孝教忠迸云不逮倘夷夔可作尙邀三命之恭如皇路未康幸借一丘之福顧白雲於在天彌深涕淚攀青松而號日曷禁悲思用剪蓬蒿猥陳俎豆敦土安仁冀堂祀之不驚遶膝牽衣覺夢魂之非遠賴茲有慶畀我貽謀

告后土祝文

咎惟小往墓草游驚今值一來風雲式序遷喬鳴鳥聽此和平春露沾濡藉彼布濩水歸其壑蟲歸其宅實維明神之功松安其茂竹安其苞亦分上天之助

明誠堂啟土祝文

維崇禎十有六年三月三日丙申浦中諸賢達孝廉茂才咸廣德心用圖麗澤以東郊草廬山川明淑舊當蟻伏爲潛確不拔之區今值朋來爲講習麗澤之用爰謀葺故以就鼎新周於此地盤桓屯始旣三十餘年幸藉英靈持載謙終亦二十餘載蓬蒿未剪茨暨弗勝顧茲籬舍能無厚顏今以賢達孝秀之請煥爲奎璧聯駉之祥德果不孤道成多助千里之內備有賢人十步之餘未乏芳草所以酬我圭峰開茲泰運信神明之功亦朋友之力也謹以是日告於司土言將版築以就柱梁祝曰天迴道興時至義起明兩之從麗澤以理敬則有終和則有始一室之言其應千里凡百明神佑我君子咸宅厥心敬而聽之

明誠堂上梁祝文

維崇禎癸未歲二月三日丙申爲講堂啟土七日庚子爲講堂暨基咸藉同人之光肇茲麗澤之益旣十三日丙午日德合於太歲離明襲於南方震出之辰中見奎璧乃扶隆棟以立皇極爰申皇極之言以近天子之光遂誦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再誦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禹禹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凡我君子咸建厥極誦此詩書歛時五福其德不爽爲龍爲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

明誠堂暨基祝文

維崇禎十有六年三月七日庚子天地旣泰日月來復先庚之吉叶於夢卜迺爲講舍暨此德基敢告明神與福爲期祝曰良

朋盍簪吾道斯泰一人有慶兆民咸賴五德所環百祿來會日
新之爲盛富有之爲大善建者不拔積中者不敗惟我同人日
征月邁於萬斯年文其永在

講堂告文

維崇禎甲申歲三月朔有二日庚寅吾鄉諸孝秀構蒼瀛書舍
將以是日上梁謹用牲醴告於山川堂構之靈曰道未墜地大
小之識在人文旣在茲前後之瞻卓爾况當震出之墟咫尺而
見天心卽此奎聚之辰噓喻以通帝座觀海者難爲水爰湖崑
崙之源登岱而攬眾山是纘鄒魯之緒陽羲將旦日月表其精
華朱紱方來神明開其物色五曜之麗東極璧合珠聯四靈之
長蒼龍雲從霞集由是路入是門禮樂與聞望咸歸誦吾詩讀
吾書友朋與君親俱慶波瀾清晏素位亦有聖人雲日就將後
生之躋先覺維我桑梓實致敬恭凡爾棟梁並資隆吉爲第一
人爲第一事自希賢至於希天應半千運足半千年由名世以
當平世所謂道之斯行咸稱濟濟何爲不可幾及而日孳孳富
爲大而新爲盛德業肇於斐然知有親而從有功譽髦依於倬
彼以引以翼鳳凰之起梧桐爰始爰謀龜筮之正宗周保茲有
永惠我無疆尚饗

燕喜祖道祝文

崇禎十有七年五月九日大中丞張公以奏凱還自江東黃道
周率諸弟子餞於鄴山之澣祝曰天贊張公削平漳寇黎民旣
安克善厥後皇皇張公天之所佑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
神悉保護之

鄴山講堂哭烈皇帝文

兩奉召命未能趨朝驚聞皇上崩天率土哀痛臣方痛病載途
進不得與哭泣之位退有輾轉溝壑之憂謹率諸孝秀北望闕
下號泣躡踵以明臣子之誼嗚呼十三宗之澤在人統必有歸
五百年之祿未改亂終底定臣位非連帥難與晉陽之師地僻
南陬莫挽翟泉之駕攀龍髯而不逮迸淚自天奮螳臂以莫支
割肝出地置靈

又

嗚呼明家五百之祿著於詩書周室再興之端屬於太子不喪
七鬯知神器之有歸未改河山見人心之如故言偕率土以慰
狂天撤靈

鄴山告司土文

崇禎十有七年八月廿有九日甲申鄴山三堂告竣主人黃道

周謹以酒醑致告於鄴山司土之神曰維爾太樸已凋其質爾
尙葆瑊使璞不失維茲轍迹亦或已深爾尙守轍俾塵不侵深
谷高陵世久欲變爾幸不變有畔有岸亦有舊田亦有新畝一
曲豚蹄滿篝滿車往來行人各安其家桃李梅秋實春華鐵
兩盲風勿生咨嗟爾亦仙耶爾亦翁耶何以報爾蔬食羹瓜

鄴山祀諸賢文

崇禎十有七年甲申秋九月朔鄴山三堂告成諸公祖父母及
孝秀子弟咸造是山以申講德念是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暨
此雲泉亦德星共集之地百里內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
之覺後覺文旣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况斯樂山樂水
之致共爲分仁分智之宗神旣聽其和平德不孤於敬義西南
之朋已得風雷之益斯來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脩盥薦何徒

五百餘歲應運以致威祥後海先河麓隄俎豆師梧友嶽並藉
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覲面卽京原可作半榻或與明心
主人黃道周不勝瞻仰之至伏惟鑑格以慰榮懷

祭禹陵祝文

惟宏光元年夏四月皇帝謹遣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協理詹事
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黃道周以牲帛之儀致祭於夏王之陵曰
自古肇基嗣統之君必脩禋祀帝王之典於惟夏王誕敷文命
佑平成之烈紀明德於會稽儼陟降之神肅遺風於禹穴朕懼
多難纘禹舊京託哲后衣冠弓劍之藏起后人被服羹牆之慕
敢陳芳俎祇候云旌鑒此微忱永昌大業尙饗

信州祭山川旗纛文

維我明神相明天子奠有華夏垂三百年民安物阜保有茲土

爾不介於鄰服斯民震驚不安其居在我師臣不桓不武
實受厥咎以貽主憂明神降災將在臣躬若具多事克奮厥武
神應佑之勵厥干戈壯厥矛戟以克彼敵無堅不摧如有悠忽
險易不齊風雨晦陰長厥寇讐夷我人民亦與明神共厥咎也
尙懋勉哉步伐止齊靡有不忠以匡王國踰彼高山播我皇風
桓桓熊羆神敢厥衷靡有不振以篤斯祐尙饗

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文

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
無有沴厲以迄於今邇以覆我二京中原未能
自拔太祖震怒自天將率海內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子心
踰茲嶺嶠嗟乎以爾神靈雄偉總萃甲於天下生爲俊傑子風
友雨伯虎仲羆以驅除馬靖彼猶撥之也予昭大義監

國於茲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元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間關號召不遑啟處惟上帝瞻顧及我皇神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聿鍵謹告

矯輕警惰文

莘尹不作禹氏逝矣疵德不除敢告君子夫器識者生人之輜重光陰者造化之神髓各百鎮而不存偶一肆而遂墜故夫靜者所以安身也敬者所以利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不靜乃輕不敬乃惰輕與躁鄰惰為傲根兩者相持去神提形乃為偏人嗚呼戒哉志足以濟天下而惰不濟其身情足以配聖賢而外不足以理眾人意止意馳物欲物傾是不中於人禍則皆近於天刑嗚呼吾日三省將謂吾行之而不知將謂吾學之而未能觀彼古者殊脩同稱不與敬游誰成厥名其繇多能以銳

死野義和怠荒乃絕有夏商子比德於行舟康母與哀於六馬或才具而滅心或過小而不懼是豈生與禍選哉則亦維輕惰之故也夫水則不生珠玉土窳則不長松柏鳥驟足而肉膠馬薄蹄而弊策處父以歆亢凶終宰生以糞朽見責故學不鎮器則器為鬼車器不扶精則精為尸漈知道之士不才而先德畜德之士不以道而廢力是以人喜而不喜人怒而不怒人作而不止人止而不息若夫姬且赴善仲子聞喜夜有懸而晝無輟軌或一諾而遂往或再饋而十起聞者不訾其鼎歌者不毀其几又如展生宴坐淵子齋居息形若媮不違如愚或體墮而黜聰或由由而自知業不降於端閔聲不下於虞朱彼數賢之動息曾何苦於泮渙想夫蹙不於長途而舟繫於登岸故任重者行無弛擔嬰宿者坐無廢半又如聖賢多過君子能改文

孫十齡而蚤赴衛武大臺而徐悔仲尼五十而學經遽玉中身而飾佩或悼螫於莽蜂或號呶於既醉或無益而反思或知非而口邁彼豈進之有壯趾之羞退之有碎掌之戒哉謂性命之維散不可結結不可解故就典刑而問重根詢矇眊而懲大怠也嗚呼道不天齊咎何人免肥何存乎耳食癯何關乎心戰既涉世之末流乃不得自爲清晏夫鴻鵠聳體飛翔於赤霄元龜納氣養休於碧葉動不與鶴鶴共搖靜不與蚯蚓爭溲縱翹舉其焉譏雖優游其何怯乃如身託舟中弦鳴陣上覩魚龍之變形睇鷺鷥之殊狀駕必凌波發必命中手輕則目無疑魂魄弱則體有巨創心易則鯨客登舟力媮則厲矜扶伏雖交睫而不遲矧須臾之敢放由斯而觀疆力省括難乎難矣夫東漢之禍實發於閹豎而談者移咎於氣節豈豈之敗實蘊於戎狄而討者歸責於元談氣節非鼓輕之桴元談非勸惰之鐸也而雌黃一唱則翹招爭歸塵尾相揮而委塵共落遂使李杜與節甫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竟陸之陰軼蕩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唯諾之士旣公託其微瑕貪得之夫亦私珍其瓦礫肥皮厚貌以爲之雍容承唾折枝以爲之勤勩拔危足則如開山發微言則如轉石鷄鳴而持刺號途夜分而奉叱跪客猶且重價比於鐘鏞委肉生其羽翮嗚呼人無成敗言無譽咎知敗而引咎者謂之君子量成而要譽者謂之小人靡裘蠹尾何損上僑之聲標榜清虛已墜孔墨之實諒心性之未蠲雖盛名而無益徒使忌者摘其競端怨者脩其隙隙是以君子始物則託之剛馬終照則託之牝牛有終而利建固大易之所稱豫怠而謙輕亦聖人所自救也若夫博

奔飲酒徵聲選樂蝴蝶解栩栩之衣蟬蛸著楚楚之服仰屋梁而翻飛顧日影而不足動如俳優息如土木此中士所不醫胡爲乎進無妄之藥哉

弔狂裔華士文

狂裔華士齊海上之介也其言曰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任事而任力吾無求於人也呂望肇封首誅之周公異焉望乃駁其辭以復當時必有辨其情而傷其生者而刑名之徒稱之恐亦不允然胡其逢之不偶而命之奇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子無有焉余旣慨於其時以傅夷齊乃因爲之文若致弔焉其辭曰歎嗟子何人斯負甕攜耒汲且耕耜而諼諼子季昆斯當商之末而處於青州羌王室之豨豨而子與麋鹿游曾未幾時環海內外而制於龍熊虎驪嗟乎東海之泱泱濁浪飛揚子

其避周子其避商夫虐辛之荼毒而克安爾土厥肆新彼文德而子遂膏其斧人亦有言盛世之瓠高於璜璧衰世之耜化爲蜥蜴彼首陽之枯骨能不耕而食子何以耕鑿爲嗟乎天子不臣諸侯不友爲節不章何以復於巢由徒令千古而下煩懣惓惓思周公之餘休余且爲之系系曰二子之志與事皆不可考然當商周之際云古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爲二子者亦難矣彼其耕食鑿飲冰蘗自持皤然於海島之上目不視瓊臺炮烙耳不聽夜鐘暮管口不接酒池肉陵自謂害遠惕出而顧當世之君王亦若衣冠之於溝瀆犬豕之於豺虎及夫鹿臺解縉巨橋發粟已囂囂引舉於陬隅寂寞則其視鷹揚虎賁又何如人也從前而友臣則身不安從後而臣友則其心不甘幸而兄弟于喁肝膽可漑則亦相守出入自爲君臣朋侶以高詭於皆

醉皆濁之中爲之主者正宜緝理其上下總齊其人民董以禮教扇以和風而後尺水寸土豚魚皆格彼二子者亦徐動於率海之諛今必以不章之過加莫大之辟不可令後世見矣信然首陽強魂東土頑民不有辭於文武哉此刑名之談呂望所不爲也故曰天下有其人而無其事者此之謂也有其事齊不成其國無其人則風靡之餘周亦不成其天下矣

按家語云孔子攝政七日而誅少正卯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違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博而醜五曰順非而澤有一於此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視彌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雄桀不可不

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央何此七子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夫尹諧潘正佞而譸張管叔悖逆付里乙巧諛鄧析央何華而慘刻獨華士者以孤介逢戮受賢侯之斧刃又重以聖人之口誅疑無可逃罪者然余未嘗不怪盛世之寬而世人之覈也以堯之時而四凶饕餮之徒猶寬假一世俟其自熟極誅之外至流族止耳今以眾人未聞之罪一旦誅夷不惜似非聖人之爲也或者末世之維不妨過嚴乎何取於僻陋孤介之士而首辟之也詩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行僻而堅反是獨立於華士未知允否

頌

榕頌

鄭文曰子教於榕壇時作榕壇在漳上
紫陽山時朱子廟下老榕數章佳甚

南方有嘉樹焉厥名曰榕其枝則蹇產磅礴含雲垂條其葉則
凝黝重碧經霜不凋其氏則連蜷詰屈孕蛟子螭其幹則輪囷
總絡蔽牛隱旗其實則不華自收搏若黍珠爛若雞頭其乳則
含漿載膏離於熊酥黏於石油爾其為體遠望之若俯若偃若
飄神嶠屈於近岸邇察之若坐長者環於翠幄講論自樂爾其
為蔭大者或數十畝雨露垂腴種禽得斗小者猶數十圍行人
遺涼弛擔忘歸凡此猶相其膚質也若其瑰狀奇騁虬髯麟鬣
倒生垂根如千歲人披髮互答又有異性用晦而明晝焚不燄
夜炳而熒宜於守庚郭馳所植遶水懷石水縮其衛石握其爪
如驪護寶至其文理隱起黃白間紫皴劈錯績疎密學磊細中
杯棬巨中扉几不避鼇頭不化青兕以彼六質備此四妙者已

為天下大樹之所無有矣迺至其靈表和氣隱德貞命雖朝披
夕拂未易得其端竟也方夫天地蘊隆蟲螟代作載緣人衣蜚
敗人服此樹獨不生蟲蠹之屬一二卷蕞微籠元雞絕醜上游
適然不疑又或枯旱柳榴旄靡艸正命獲落弊矣此樹顛踵
俱有生理但得襲土一尺時逢涓滴而美蔭作蔭一可煖然不可
以渡敷原厲越水自漁梁以東武夷以北則絕地離類是以國
僑羊胛不足方其仁展禽季路不足方其清禦寇惠施不足方
其智甯封錢鏗不足方其靜而爾雅釋茂闕於江南郭陸狀條
陋茲閩海徒使廢社樗櫟擯憤於散材共汲土櫃假蔽於萬歲
量本揣末不亦疎乎夫天下號材之良有四曰榕棟舟車棺槨
筐篚然自堯茨而降是有蒿宮散樸之餘實勤廉藻舟車為繆
假之緣棺槨乃含腐之器離支種禍於上林棗栗取諧於兒女

既苟悅於資世乃終委於下土孰包體以藏用遂該眾而渺慮
以是備德不稱榕公則公之容爾久矣爰感楚章製為榕頌頌
曰

帝閔炎服錫

一作畀

以美蔭兮義道屈中柯葉乃盛兮詔

一作彼

內熱行

一作示

且休兮兼引旅筵宛垂繆兮鉅抱弗逃尊所願兮

為惠非報同世患兮蹇其離立賤行列兮舍瑣反媿不受世悅
兮遠辟蟲豸通道術兮譽之不喜况排抑兮自為蔽虧從日月
兮時奮傲儻壞而不璫兮屏細從大似有所學兮新故承跼靡
隕落兮柳下之行非所倚兮鴻龐紛縕又不類伯夷兮鐘華固
樸自得之兮不蹈窮谷中以自持兮檻欄之翫又乃離兮踰嶺
越江惡以為市兮獨立不懼師天地兮世喜夸理軻以織兮嗟
爾長大受世厭兮裸裎還雜吾無所憾兮以為樹海從汎濫兮

南郊禮成頌

有序

惟天啟之三載歲陽在於昭陽其陰在亥謬揆端紀其麻甲子
其朔丁巳於是日月在於漢津則我神京之所分度也歲星在
於鶉火地候從之則我高祖之所受祉也辰星太白戢於大辰
翼棐天王俱亮一人則我二祖十三宗之所馮神也於是罔如
權輿萬物昉落道傾否而夙來律字至而孳畜明會頌邁五始
迪作天子時方雍言感皇考之未遑謹二祖之祇肅爰命百辟
飭予禮樂曰予時哉予愍多難宵夜顛惕曰求顯行以祇事於
皇天維茲未格用大震悚三載感出垂憲不蔽將斧鉞未虔抑
干俎之頓乎耿予啟歲聿受厥明爾尚浚濯并廩乃心從予以
覲於皇天於是百辟稽首愍栗咸曰戒哉維在下之不虔懃我
一人矧茲不變疇敢不恪以隕越於下要刈於上蓋斯時也方

夏翕然邊五十載鬱於精粦企茲元緒睹聖明之始照眡鴻業
之克紹瞻仰醉容抃舞和奏爲頑梗之所俛弭昏魅之所爆耀
維予皇天亦復遄倏注存於茲誠煌煌哉時也方重光之初履
物頑未創際蠱未鼎蝮蛇辭發魚狐狂挺簸宏仁之先糝摯神
武於後勁東西曩然鷗作蜩應及闡茂淵獻之會乾德躋邁帝
眷茲赫虎首見而冰解鳥足跂而霧釋曾不踰時攬孽斯掃戾
醜爰執魔首標於智玉狄眉跨於暢軾雖肅慎之未庭暨鬼方
之延息燐閃蛾觸垂觀烈日迨純熙矣何云憊乎諸百辟猶以
撻伐之不宣時伎述多繁於供億將輟焚壁以脩鞞珥澈畫狄
而聳游飭天子獨毅然以爲是百福所曾將剡此以爲治首夫
體託高則必默道通元而貴簡將條約以敷大故致久而能貫
揣掃地之蠲載豈云儲胥之半岸哉亦所以歛精一志攷物而

時撰也粵稽古昔道醇象龐兵刑永富旣以禮而當政乃顯祀
之式務義軒以前無得而隲也殷尚周因冬元陽青犧象不藏
福衡相仍攷範則師在祀後舉大則祀與戎并莫不肇寅天而
繫祖乃殊薦其林蒸是豈無震疊之殊方逖伐之未宣哉以謂
末自本榮人不天競故先峩璋而後六師絀武坐而揚鷺振也
迺夫精微所恪敦允攸冒戢柔遠邇施教上下以內則有四畜
以外則有五備焉天子稱中稱臣曾孫告於祖廟息於齋宮所
以廣孝也渺譽高陽遠秩無文分配二祖祇從一尊所以教讓
也三素觀物八能書雲先兆成敗用彌庀之所以崇智也遂以
是日遏劉閉關侑老卹窮無有啟蟄發屋以瀆武功所以成慈
也天子行此四者又使其司空表殖道路峻人正其溝洫城郭
周廬陵莽不伏如此則其輦轂察至矣司馬之徒飭其干戚綬

黃清浦集卷三
五
胄旃旒不吳不揚如此則其伍乘辨治矣司計之臣得以察其
里正之數芻秣之服頒賚之常飲飫之節用協治之如此則其
出入不盤矣又使其羣臣百辟夙夜寒暑專心志強筋骨以能
勞自致如此則其百事不墜矣且其四時之內齋戒接至無有
曼聲淫色延靡之樂如此則其根性申篤也天子旣行此九德
者以格於神人建於陰陽蹈禮總樂離祉考祥因而節嗇其事
震澹其章若父母之於恭子晨饋而夕漿使邇覩者泉赴逖聽
者風翔眇者發離朱之眇跛人舉慶忌之裳反執無爲宅於中
央故師未出幄而強敵崩厥蕭斧不試而姦猾忽絕也夫共尤
術器昆夷崇密是不一世矣熊頊治之則弧矢與雲董並制姬
氏治之則臨衝與簾業比式首山祀而長股賓靈臺創而赤烏
集將母致之有先後抑揮土石同時而擊乎况今海宇環九媿

伏占風試其媚草候月致其珽甲殿無干夫之役臺無白金之
築輓有加昔輸不失額曾精衛之何損擬啟跪而不足蓋於是
時世方尼於苟佻卒難復乎大作也天子將以明年肆發皇乎
質文芹藻茁而漿醕乃親霜露降而豐步思存詩書彌車衣冠
成軍國老翹髮於上庠貔貅跂足於陵園又將以明春上日定
見龍中有事於籍田祇享先農率世宗之儀陳曠代之常翟車
莅蠶女史提筐先祀高禩次觀於桑又將以夏至祇步方澤徧
祀羣望率禮嶽瀆歲終而蜡以大農夫之慶振大禧之福蓋度
三年六典賓從常不更畫旒不改容簋簋錙登司不失供匪頒
稍秣上方是紀蠲節之數不信宿備天子以爲是苞於禮本可
次第而舉也恐多士之未戒故奉時而揚厲亦以爲黎獻請命
不敢緩致乎天屆於是先期五月壇壝敬度琉璃翠欄雕英縞

玉準律環成枚陽布躅參兩寶道不失其服乃命卿士恭諏繭
粟入滌九旬躬省五日差等玉帛暨於黍稷於是天子已告於
文人矣又先三日戒誓百辟金神守齋玉版書麻大小秉德無
有不率飲飛迹射之士褰裳苞楯之兒爵弁翹舞之輩鷓冠虎
纈之儕莫不繩里尺道想望雲霓其車則韃鬪畫軸重牙二轂
跂雀立衡繆龍倚較德時並從安立五屬其馬則六鸞鈞龍方
鉉翟插黃駮塗腹素虬朱鬣四駕三駢執注蹠捷其采則華蟲
鳳芝日月升龍鷄翹繫幢牛觶左中曳地齊軫環星馭風其衛
則黃鉞金鉦朱棨畫戟輻輳九鍵鈎盾文戚持虎麋兕倚鏹砌
軾郁郁乎盛哉新天子之文皇天之所親也苟以愜乎輿志何
元昊之未接將垂轡而治之豈必薄施其震疊迨於是日風和
氣醇昭蝠燕膺奉常致期鑿鑿乃遵皇帝以遂踳踳格於昭亨

之門是夕也魁杓始駕參鉞方上虎列哲哲東壁殷晁青女卻
而植旒飛廉伏而扶斃叶紀授權於含樞元冥秉矩於威仰熙
乎其似春也天子既出盥於齋宮御神路卽大次秩宗前導公
輔分事上帝式臨皇祖克配磬筦作壬林繼三獻舉九和致馥
馥達景耀至上帝於是顧謂天子曰予嘉爾敬哉爾秉圭鬯蚤
夜不寐以勤於稽古莊於蒞事是卽禋祀陟降予一人矧又趨
蹌肆其右我牲牲玉帛靡有不恪中外庶官夜明幽宗則既鑒
爾予亦曷敢不敬夙夜以答爾一人之惠天子大用悚然顧於
仔肩盈玉是懷念茲無言祇受不同迺舉蒼爵啐明酒斂圭璧
受福胙餞靈輿撒張俎雍和既奏光景異舉百神聿辭致天之
祐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止其所於是天子容與尚羊旋車有
瑋乘東方之未晞將告成於列皇旒旒干旄悠悠不驚蓋於翼

日將綏祿於慶成也羣公以外患之未宥小醜之未平天子方
畧賞賚減膳樂抱冰凜淵以請命於皇天采采戛然未敢拜於
斯宴亦既相告率若知陶匏藁秸者之可以反於節儉也夫自
有漢以還惶於胥蠻訟明堂之文侈封禪之儀殫爵傾儲靡費
鉅億曾無當於嘉生徒豐昵於亂德迫於天水地不半璋豺虎
之薦靡於牛羊猶且三歲而郊大賚羣臣筐篚金帛以百萬計
豈所謂謹上帝之甚蹈忘一人之自瘝者乎皇家既濯日月剖
天地量輿觚軌方四萬里二祖再世之所經營肅宗顯祖百年
之所綱紀聲樂無缺儀典聿侈益以鳴鳥著於大駮靈符表於
河水應門甫建斯千聿起鳳噉其簫麟叶其趾卽循漢室之制
戶牛酒醑三日妥高年侑女子未足以寫大官之沫分上方之
度也亦謂一夫不獲洞瘵乃心故欲然若燕及之不任夫皇天

者將惠一人以及萬姓則亦順四時適風雨澹然無爲而畀不
言之利豈必搗玉汁鬻鶴髓扶醴泉灌龍尾舉異畝之木以通
五梁之氣哉天子旣心偉於是言顧命左右注而書之當時持
橐籥筆之臣無有從者乃就館中而爲之頌頌曰烈祖皇矣聿
闡邃古師象巍則佑我下土誅盪帝居匪疇克謀維我高皇與
綏與旂芒芒之宇明兩揭麗桐生畫豁乃別宵夜帝度有鴻咸
賓眾宗燧往禹徂特崇我功仁溥義至四表式被成祖受之莫
敢逆志應侯迪恂亦臨爾師磴磴秋秋帝聳有基星辰攬行則
紐厥紀滅貉逃擾無有奸宄秩序孔阜禮樂迺作肅宗駿興謹
虔百度鴻苞細蚕先民與稽反始肇區帝者允躋紛員者儀悉
秉睿憲啾啾之音亦晬天撰旦作昌潤曷違其貫帝錫肅皇殷
高之齡壽考不騫四方底清顯祖受之率履帝則宥密綽心四

夷攸服帝謂顯祖聲色不事葆華闡暉在爾再世肆我元后而
揚顯光翼翼敬臨涓銓百祥亦度帝心不怠不荒帝謂元后克
類克斷悉率顯祖貞明厥岸顯祖所渙皇則萃之顯祖所萃皇
則渙之匪帝命不齊唯德之行匪道與人權唯古之章翼翼馮
馮與時偕行倬哉皇時句達孔偕萬物熙熙榮懷之來暄潤不
愆休徵總至迺構迺堂既惠迺備繆木亦以陰筦篴亦以安若
柯吐華桂枝闌干日靈之施不殺而嚴魂熊罴殷羣生所瞻文
人蒸徒各正厥志我瞻四方曷敢有不似南有黷貨之夷舍舟
而師蚯結鼉翻我溟我池北有受索之狄改竽而篳示斧及斨
則莫我敢迭西有負隅之蠻搏矢跳竿架阻既窮我阿我山東
有之 既僂且嘔棄城及閭則莫我敢有我車亦既堅我
馬亦既阜新田芑生百穀暢茂誰爲殖之則維我時誰爲尸功

皇天臨之甘雨將降雲上施翕海將潮百水夷矯矯我龍焉所
疑含氣屬音參差焉之告牲牲秉圭璧邈上昊睇明德酌黃流
瀆玉甌禮匪今德自昔緹幄九有靡有異域皇帝懋哉禔我百
福於戲亦告爾四方之人稽首萬年與天無極

孝經頌

觀夫覆露抽條感滋奮民攄光魂於七曜麗精魄於五峙兌震
之命頂踵離坎之交脉理莫不循本登標依經出緯象天地之
自然直斗柄之所會故有華蓋疏其毛髮雲漢導其榮衛風霆
發其肸鬻陰景盪其明晬苟一范之曰人皆知生之足貴若夫
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噴湧涵蓋含吐日月噓氣則河海翕舒展
蹠而川嶽分豁其動也萬物爲之震耀其息也百靈爲之寢伏
猶且雨金而錫八方鑿玉以珪萬國此信帝抱之冢子天植之

元腹也若夫咀聖胎仁絡醇挺真言不待咏悟不待詢貴不待
組榮不待綸播禮樂爲黍稷揮秕礫爲鳳麟啟齒則堦麓四應
安步而鐘筦咸闐七緯周其几席九野拂其跬塵雖錯於環堵
之側巖石之下而清涼則爲秋昊煖燠則爲春暉斯又元穹所
爲當壁而黃媪之所馮神者也旣天亶之維均乃獨觀其所至
或類琴之難絕故曠世而一值當夫蒼粦漂庭赤烏啄屋玉兆
絕歧墨龜談洛文武之册旣五百四年春秋所存僅七十二國
九戩之網頓於洙流雙袞之雷歸於東服於斯時也仲尼不出
天地悱惻眞宰旁春而求阿保五帝倉皇而嘆弱息仲尼於是
匍匐以就口食歧疑而說道德俯仰天地喟然歎曰其維孝乎
孝者聖德所以顯親哲王所以明報也爾乃樹忠與敬以啟孝
彊表順與慈以宣孝里杜惡與慢以實孝墉鋤驕與溢以畢孝

耕立言行以爲社稷敦和睦以爲廟市三德之閱引其皋門六
藝之都環其泮水子騫則左右奉車仲由則輓餽千里西華則
奔走無方南縉則匍勉從仕言游載筆以賡白華之章仲弓幹
蠱以占用譽之筮又有休糧七日體鴛羽之劬勞家食五年繹
君陳之妙旨於斯時也崔甯燭戚於齊衛般座互夷於宋蔡樂
施以黨而攻公宮陳招以國而殺嫡嗣三綱頽五典罄諸侯懈
大夫肆荆楚先敗不四五年三弑其君而後王室陵遲宗國卑
淪天王有翟泉之居齊侯致野井之唁卽使書社千百讓江漢
以明尊季孟國高分東海以濟業亦豈遂改步改玉皇虞芮之
蹶生舉鼎舉隧揚蒙俱之奧渫哉夫天之所教於人者志也人
之所效於天者事也先事承志怡色下聲大孝子之誼也夫以
五石六鷁感戾氣之晚衰亳社澶淵鳴焦風之再燼白馬之芻

難求水精之澤已罄知上帝之甚瘵非囂音所得訊逮於哀昭之間四十五年而彗孛再曙大者見於雉觀微者竄於奚鼠顯者託於鸛鶴隱者動於螽蟴二國之憂儒書思樂之化楚語琴瑟鐘鼓無所導其餐關石和鈞無所將其藥譬耀魄之喪寶而義農之自■將使雷公乞劑於越人俞跗受方於扁鵲夫豈無尹單之徒申其繾綣劉萇之曹投其暝眩僑肸之倫進其匕箸會厥之輩和其烹煨哉以爲醇仁之外無刀圭至義而下無鍼灼泰和不湊無醯醢泰順不蒸無饘粥天顧四國臙溷相續非復仲尼盥而薦之則亦不樂也於是仲尼衣不解帶食不知味繫紱而寢容臭而起東嚮而問天首西嚮而問天趾溫清抑搔者蓋三十年未已彼坐合宮宿明堂垂畫衣鏘薰風者亦烏知天步之艱難天夢之驚悸哉諒元穹之伊臺亦自幸其有子雖九寡之畢哺亦猶慨其未至故與申生許止言孝則無所不孝與紀季曰夷言弟則無所不弟與季友叔豹言忠則無所不忠與季札伯玉言義則無所不義也而猶使曾參振其鳴鐸辨其條貫明敬愛之胥慶悼毀傷之同患防兵刑之弊終痛唯阿之底亂告憂恤則曾參爲大納言議禮樂則曾參爲大宗伯誨序爵則曾參爲宰阿衡圖王會則曾參爲典屬國乃使征伐之義止戈於陳蔡盟誓之信斷言乎適厯亦各文其所文質其所質因天道之自澹於時尚乎何執即使侵地不反不假柯社之兵巖疆不墜不資高固之力朝猛不定無首止之勤黃池先歆無召陵之蹟亦各有有嘉獲於折首田禽執於元咎正諛消其凶萌長道屈其羣醜指勝福以自伸涉功利而不受雖卜商察之猶未接其根芽端木聽之猶或騰於華實而使子輿導之燦燦

乎若絲竹之繼鼓鏞白月之禪丹日也故有一代之興王則必
有一代之名佐礪溪奮其高蹠有莘起其安臥傅巖匡其疾跣
庭堅屹其墜挫蓋皆夢寐師錫垂老而邁未有若子輿之夙服
早賀者也於是仲尼將以寅月上日大輅文冕布和升中運樞
錫極差百王等羣辟郊微子而禘成湯祖弗何而宗梁紇輯仁
敬之祥璫敷篤恭之蘿席則子輿進焉擗繩圖揲寶策退昭華
登泗濱旌韶箭撻遏拊后夔則希聲者咸諧招伯夷則無文
者共秩於是乎鳥獸卻立麟鳳逡巡指佞之草不躁叱尸之廷
還馴鍾旃塗而發簇洗泥離而稱賓自一卉一木之微一鱗一
毳之細扶牧以時繳罟不試莫不叩宮而商嗚呼羽而角至故
特隼豫而不搏齊虞吁而不筮葺收紬於司囿招矩停其爽摯
亦常以閏秋季月深察百族有共鮫之九載墜僂齊堯之比周

讒說華士之狂裔服淫正卯之醜辨誣惑及檣杪之遺種饕餮
之殘慝叛常棄經蠹民螫國者將舉而投畀北豺膏覺斧鑕蓋
蒿目四睇莫之有也於都盛哉仲尼之治也亦惟是量德種於
絜黍潔道衡於圭尺葆孩赤之津淳奉親長之度律言動不過
步趨鮮夫秉至要而御之相柯條而適焉亦豈有異術奇軌震
裂靈祇偏拆天地使四友無所讚其辭七聖無所商其智者哉
夫古之聖賢景命爍師亦皆有盤結不鬯厥懷虞帝宗堯而不
得宗瞽大禹郊鯀而不得郊舜姬雷發屋僅白其滕書伊霽
天始宏其陟命墨胎絕迹遠孤竹之喪邑考變容啟懷貳之愆
降於史魚之仰亢陳尸禽息之碎首將進大或淹其禮樂細或
睽於誠信未有若仲尼之無階尺木不動阿柄而納兵麓於清
寧躋咸夏於大順者也故謂舜禹事親以事天仲尼成天以成

親尹旦敬身以敬天仲尼立天以立身此其小別也若其大復則苞孕百世者還生天地提誨百王者嚴立億世既因嚴以命天乃分慈以與地地不以慈敗天不以嚴寘故觀詩書知太極之有諍臣誦春秋知乾元之有諍子彼夷王與惠君或變或革或禪或繼皆因愛而澳休或觀怒而變熱蓋順令之未遑又奚究乎養志所以有若有誇遠之談子貢有升階之譬而曾參因之以蹠踣杓璣出入風雨垂徽音於無窮播親名於罔極方於烈山則金明提格之主化近在姬文則號叔閔天之主輔德信所謂登若木而附星辰陟崑岑而瀉河瀆者矣故才之不可學者睿也性之不可化者浸也睿則可俾庶於得一浸則可作假於知十苟非天之所自然雖日至而何益既本底之先茂故四達而無斃所以願假百年以誦至要之篇欲併岱華而勒繇生之石誠使孔俎可執將帝植以莫從或曾席容分縱天抱其誰易乎

聖主勤政典學頌有序

天啟之二年既受粲改緇持橐玉署之下時聖天子方宵旰勵精於治日朝御就講幄輔弼凝承拜歌颺言恆恐不及藹多之羣自以藝紅纂組簡聞小誦不敢與於矢音適值師正仰感聖德俯晷日永命諸館舍各為勤政典學之頌因念班固昔作典引規斧眾製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實自謂竭情軼聲前代然而志諛流占諛乖奮襲高弦急張取響而已嗣後作者益就繁音長卿適麗子淵洞越於斯絕矣然而媿妃莊妍綢繆昵好王融之序曲水陸倕之銘刻漏往匠之削猶有存焉要以代各異尚體不相兼簇節競脩其未必細就竿而惡

德烈用迺鑽仰穹中誕周垠始思無拂之壘源圖靡爭之格要
覽古缺然若未之聞也曰予茲何知予維是典學勤政欽茲有
位焉爾夫虞廷動色以戒傲遊皋傅鏘音而陳屢省彼亦皆迪
主矣而弼旨若厲將稽古之或荒狂咸熙而猶慨耶我皇旣鏡
厥明謨式茲古訓間猶軫念一夫咨嗟二方研易而憂殷高之
億敷謨而疑文命之競於以比簫知德畫羽象武來澤馬之馴
蹄揉鹽虎之不噬度心貊音懿矣淵矣諒彤管之難名而璿衡
所未測至若顯秩幽宗芹旂雲章青剡紫疇壽朋醕尊巖表慈
驅鎬步陵登冪壇掃地之文靈臺辟雍之儀蕭鳴悠施之致翩
離潛露之詩周后之所告來漢帝之所經求莫不細溫注心續
縝縈神冀卿士之敏趨埃夙夜而展之羣工猶以爲是道太
馭新徽多歲月之內電霍雨沓祇承而不給則且休於蘿圖湛

於蘭澤丐紆徐而後營夫帝開受珪而徵符於萬首工誦勝
疏而負斧於奄洛魯公解衰而搏四門殷丁苦枕而聽杵築或
決異於三年或遙觀於期月非所以遠視棘欲亦以聞駿惠之
宏模發明旦之曠昧也維冲人之未收則遵晦於顯德既有蔚
於蹶生亦何需而未逮乎遡夫乾質生雕靈樞化緯渺夷思所
不贊亶天睿之獨啟自恭默以來風申霽垂卓爍往哲者蓋有
五至矣方貞考之初賓祇宏遺訓悼先德之未艾按顯示於泮
渙政不敢改而加大惇允厥人在以垂憫至孝也發窖傾藏
解屬屬毳宣盜無斂以紆黔首滋其膏血者二千有餘萬至慈
也涓除睟平采擇無訛抵璧荒丘投珠洞淵至諒也曠約上衡
藥言下嘗雖有齧鱗蛇領逾時至察也奔車之駭鞭轡時執
懸鉞於廷以摩逋臣鑽雖不缺網亦不脫至斷也迺若肘掖送

其蜂蠆筐杼謚其綸綍杼亦不敢掣蠆亦不敢發蠆殖之蛭消
滑防之隙塞聽無偏至有內照五至之奧復有二起焉天
子既秉是七德者而又濟以勤典進求熙亮之工退維講誦之
彥出有垂堂之戒入有伏帷之儆以蹈川而號楫臨釀而投櫟
猶且逡巡未敢恣兩謙讓不遂舉六則將德柄太崇抑羣公
之過歟亦云蟲鳥煩其寶龜束脯懲於腊毒將刈筦以逃蚤故
錫戟而後磬則四沴亢衡帝鴻咨大魏之區九潦沈稽倍堯秩
朱宣之序顓頊作典以紀九黎虞幕協風而蘇百族宣倫脊之
盡迂而墳籍之悉誑諸以爲治鎮靜而有餘道黽勉而不足聖
人不與天下爭時而爲身審幾將需時於天下而懋本於端已
迺橐刑政圍禮樂慎名器審誅伐以一意於來敏環宅於脩覺
譬曰方次於曲阿俟曾泉而赫之故自平汜垂網玉理戴于躋

蹌穆皇文章之外言性天道無能聞者夫器習資則必雕舞釋
干而取籥仲尼感頌於菖菹魏文含睇於古樂自古帝王未有
輟總立之揮皇閉坎蹲之汗洽結翮羽之鳴音嗚龍光之笑譽
而能程書橫經危坐朝夕者也恐予志之未宣將何心而不寫
於時則有靈羽下翔濁河澄流天降覽輝之使地承嘉應之文
羣公方蹠顛足鑑膺旅與神魚游偕禎爵翔以爲天下致其歡
媚而我皇實憫然哀痛元元念瘡夷之尚有災震之屢告因以
戒候反行恫占羽孽拊指而問京生動色以思祖已若曰此天
垂鑒懲異云爾由斯而談即使宓妃玉女遞飾以眺清臚放齊
詹都更舌以陳篳鼓曾不動於纖緹無撓於清奏雖鈴鐸夜警
鞀鼓時裂亦焉闕此霽清何傷於景爍乎夫泉百里則末浩樹
十尋而葉紉殷德闡於祖辛夏龍遯於孔甲姬平改步漢顯再

續自邃灝以還未有奮十四世而攀軼三五綿蟬九八粹清淵懿有如今日者也時哉日豐殷憂軒轅之所垂慧姬旦以之鼓缶趙孟之所視陰斯高以之奏樂籩豆穀核餞於此矣以貞考之不遑達勾濬涓率發於我皇假溢受之以紹我太祖盤闡苞蒙之大統寶訓彝則懸於上條麗繩赤準於下奏之者無缺遵之者不失誠使由育博丘以爲四佐封胡夷契以爲宰伯朱虎熊羆以爲司馬紀通以爲大農皋孔以爲大理陟虺以爲司諫軻卿爲翰長蒼舒隲豷伯奮仲堪爲庶吉士將撫鳳麟以乳上林開淵英而邀石戶遠揮扶來近綴章韶徐正九變之儀蹶舞八風之龍軼哉蕩蕩乎義皞以前莫爲尚矣又何獨若詩所云戩穀聲宜增川岡而承松栢者乎不揣固塞致私頌曰陶虞邇止維明之廷帝垂曜華爾猷爾經禹皋躑踰錫範來告寅維兩

咨曰政與學維茲政學非武不勝帝法有乾昭回殫巡阜皇列祖震澹百度則亦維兩離照宵夜高皇之勲輟轡而文成龍聿興載書從軍肆於仁宣日親俊哲日求多聞乃齊乃轍疊疊孝宗馮翼與謀日三視朝集思爰周退而講幄祇受肅穆磬管和音靡善不服誰謂天高興雲自山降時朝濟九成磐磬誰謂炎羲江河挹光魚龍騰輝沐斯飶芳有儼肅皇天昇巍煥則亦不逮濯足道岸神祖受之豈有不恪念茲終始以訪以落峩峩極門厥基奉天欽綽丙章萬政出焉文華之堂臙膺窳列聖所游巢靈辟邪昔維鷄鳴今日昧旦時至則興道長斯貫相彼華堂曾孫紀之有皇極門曾孫揆之天躋淑清何穀不登皇殷懷胥粟若履冰於穆曾孫永世克孝何不靖方不率長道般般之獸郊壇則嬉羊裔之魚泮藻依來帝誠有苗疇非人斯毋曰裔

夷視聽則遠飛鴉食椹翩其睨皖皇念我祖伊疾敬德百禮孔
醪萬舞飭奕百爾蓋臣各亶厥職巖巖高山愉愉大海天子敬
明曷遺方外休哉萬年皇以屆之

聖世頌孝經頌

天下非難治也教則治不教則亂晚世非難教也本性則教行
不本性則教不行義農始作民則尙稼穡稼穡可治亦可以亂
三代嗣興民尚詩書詩書可治亦可以亂方我太祖之有天下
浚濯日星盪滌嶽瀆旣下馬而論道乃垂意於詩書自謂起於
農家復敦情於稼穡以詩書而當稼穡其道已文以稼穡而當
詩書其道太質文質之間孝弟已興故孝弟者太祖所經緯天
下也方是時養老恤孤之令無歲不申安蒲元纁之徵相賁於
路卉衣辭陞動叶湛蕭旅雁將家亦由陔黍是以人磨鈍器家

礪勁節醇仁濃澤旣百餘年至於孝宗帝道爛焉覃及世宗暨
我神祖所其無逸旭日之麗殷邦遐不作人章天之襄雲漢是
以重譯象謂環水以聽經書四塞羌戎縣旃而偁都講煒已哉
二祖三宗之治也測其濬源實資茂本納流眾者涵浸必宏盤
牙深者敷滌必遠故陟徂岐則子咸邁父俾篤慶則後各昌前
孝弟之間是生文質其大概矣若夫易詩言孝備有慶譽造就
之名仲尼授經不過愛敬教諫之實序來章則聿脩統其誠談
成親則從今矧其失蓋其道大非漆韋所能繩其義深多芻蕘
所不識然而大享所貴蕭鬯陶匏澤宮所重灌番更老亦莫不
示人敦樸以顯至教至於饋醬醕爵袒割射牲齒冑執綏總干
就位又有祈穀而狗公宮扶耒以嘗勞酒鼓蓬五翼而奉騶虞
蘋蘩十行以從貍首大或遠於人情微或邈於天道亦有五帝

所未營七代所不究攷其意必謂天下無可慢之人匹夫有勝
予之咎所以創制者損益而不更受成者追趨而恐後也夫禮
作於大人而道衷於上聖其可變者侑尸墀鬼蒐苗盟誓之敦
文其不可變者親親長長老老幼幼之民秉世用之則爲經上
著之則爲令亦未有如今天子之選道攷德得其至要者也方
崇禎之九載值土德之中會二祖三宗之烈旣二百七十年五
運十緯之周尚五百五十歲憂盛者致誠於日中鞏前者勤思
於不匱蓋自黃虞而降明禋肅穆之文武周以前維清於昭之
義無鉅不舉有遠必屆而天子猶且儆然念光通之化未洽於
遐幽恐教本者多華而聚歡者少實欲室至而儼敬讓日見而
呼子翼乃命天下共表孝經并以小學充其義類想永錫之能
仁亦因嚴而作配將起羔鵞之輩扶輦而問溫涼游夏之倫掘

衣以脩應對使天下敬循其道則逆德者從風反踵者面內蠖
蠶弊竇湛以香柔之膏檣杙饕餮解其奇衰之佩天子又且治
其精神敦以身令布衣蔬食陟降而邁聲容禮象圖彤焄蒿以
通省定行葦之露溥楚茨之誠盡處齋宮者動或經時會上需
者簿或減正非有祀而不親罔一豫之敢騁是以天下翕然知
五禮之歸於一孝五孝之歸於一敬攀草木者護其根芽採翎
蹠者刊其鄂穿方斯時也山無槎檠澤無伐天庖舍蜚蜾童避
孚鷖斷罟而命王魚祝網以來鳴鳥藥有類放之麇池有尺目
之漏草呼重榮蟲鳴更造間有脩黏稽藥出於青門爰羅椽置
施於中道天下曉然知非天子之意與聖人之教也是以神明
盱衡而贊袞鉞鳥獸祛趨而從舞蹈媚嫉貪憤者應顯僇悖德
作凶者決陰脰襍禡之叟解楔而談詩書鞶帨之儒拂巾而敷

治道解襖談詩書不爲野拂巾敷治道不爲躁故以襪襪而當
甲冑以鞶悅而當干戚所未嚮格直姦民之與外 其小小者
也誠得展負幽風屏開無逸戶環月令几銘皇極益契以爲凝
丞盤說以爲輔弼圖松國壽以爲鉅卿蒼龐靈回以爲庶職懷
邪醜正者必誅阿諛順旨者必斥意靜心誠矩平物格乃使伸
尼端誦而稱先王曾子歛容而考至德攬鏡昭昭之途安烏浩
浩之域是重明青鶴所逖聽於簫韶寶甕器車所候登於陶席
也率斯道也天下治矣明神格矣陰陽調矣刑威措矣民生遂
矣乃作頌曰

粵稽天德厥貴恆性於皇師天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
明明我皇允爲天德三宗二祖聿繩厥武顯道稽古以綏多祐
宣爲聖言宥密所宗愛敬立隆與虞夏同苾芬孝旨以稷以醴
明神燕喜以興百禮既和且博先民有作四海夷憚以興百樂
不毀卵胎不傷草萊禮樂偕偕百工允諧不替耆耆不侮鰥寡
綏此孝駕以弭六馬夷夔渙丘臯陶讞囚彌性優游以和春秋
春秋時夏靡有不化調此六馬以適孝駕於皇繹思重譯乃來
輪帆熙熙如山如茨爰緝虎皮爰橐弓矢非無功臣敬讓孝子
上帝曰明時予所經乎中好生召祥偃兵乃顧羣醜亦懷順道
趣此慈母小大稽首翕河皇華何土不敷黃龍元菟元龜赤烏
四國來王各以共職有嚴皇慈夏日冬日先民有言下土之式
無思不服曰二祖之德曰三宗之力治此四國徧爲爾德

梁山頌有序

若夫婺女之分輝有禮人之奧宅赤縣外鈐之庫朱明比寵之
隣衿禩渤澥綦履蠻粵去鈕一握垂維八極紫炁凝而錦鋪赤

霞建而標起齊帝拂石以書雲葛令摩空而得路規圖象星已
一十二姓湛波戴日亦二百餘年澤有待而後披光應期而始
現於是長離守歲元枵在月帝將錫侯以釐茲土則有器車垂
鉤文鳥銜翻四百四峰驛霧神羊之駕九十九峻馳雲威鳳之
書鳥自南來符從天降三辰既改有祖述之舟五袴將歌是廉
公之教張開策而神迎李果升而妖遁黃耳跨玉鼎之鉉蒼文
襍桃花之組驥百里而展足驄驢將駮波千頃而下滋澄清已
具絃調大小簾疎山雨之聲轡抗剛柔坂峻康莊之路將殺獸
之嶺下其黃龍而暇丘之野訛其暴虎於是苦澤避於灌壇融
風盪於榆次馮夷協職偃若射潮泝號下沛應如對月則有黠
鼠避墉飛蝗隕羽無事杜人之草不犯子康之疆鳥擁轍於郊
圻狐泣書於窮谷又有雪消白起石授黃公鯨魚死而彗沒蒲

牢觸而鐘鳴杜當陽之武庫玉戚朱干彭子循之內韜大戟長
弩折衝起於犧俎干城寄於兔罝澤無好鬪之龍角少俘尸之
觸加以猛可濟寬文斬無害蘭當戶而欲鋤薶下車而自拔箕
季之牆不改任棠之水能清穉子神算何避淵魚元明奇術未
妨柱頰故山陰有無雙之譽襄城無不足之嫌單父琴鳴女子
之色葉門鼓震僊人之音於是牛馬繫動閭中之政來新鳳爵
賓衙穎上之風尚舊白文黑質曼倩辨其騶牙綠葉紫莖正則
揚其蘭芷解愠從熏濟川作楫因之鼓化式用播歌盤錯已更
刃下躊躇之顧亂絲旣理杼上卷驚之章苒莠鉏矣械樸茂焉
爰有彩聚繁星珠回明月雷煥動雌雄之氣方皋釐牝壯之精
靈虵馳於不脛汗血出而空羣鷹化爲鳩離意發魯公之獲鼠
難涵璞下生有陵陽之對遂使戶可連城寵能比屋藹藹朝陽

黃澤清集卷三
之響續續樹洛之花况乎白首同車則東阿非少黑頭擊壘則
王掾齊芬尉可名香人端而玉竹加括以沒羽礮初發而剽犀
則顧覆野之如雲知垂鴻之揭日矣若夫戴星之輿零雨之駕
留馨紀績勿伐唐詩則虞城之井樂陵之井皆自苦而回甘灞
上之堤肥鄉之堤各有基而不壞澤不藉膏河能作潤是伯業
拳拳之懋卽徐嵩落落之高雖爰書有叔向之疑而靡裘改中
都之頌路似河橋爭喧竹馬人在江漢寄咏大車故小黃有增
秩之榮而偃師有綏軒之侈也夫魏豹列於滑稽賈彪爭於細
行虞延強項之宗延之推察之吏未有殊猷以紀於茲而稱上
考不亦慙乎乃有相如學字於文翁事見秦宓之錄吳公首推
於賈傅史登循吏之編則又我侯今日所以奏最而梁峰異昔
亦以增煌耳於是山靈舉額皇祇撲地兩歧掩漁陽之秀六苞

抱阿閣之雛爰採凌雲之筆以貢製錦之風管有金銀報無瓊
玖但云太史不棄謳歌故某匪孫楚之才亦賦梁山之頌

維嶽之高我式採之彭彭之麓我式止之止之連連不戢厥巔
嶷哉以夷我居我天歧言陟之般般其外白鹿夾轂侯胡不邁
以闕百室雲授之櫛樂埤益之言獲其極匪能益之我履勿失
之疆場井井以臨遠海日月離之侯獲其採維溝有茨時霖時
來環環彼區繫君子思有狐喪穴蛟龍自出君子獻爵以御清
瑟顧彼巨澤則靡不有嶽之時享錫君子祉錫祉自天侯建利
哉藻而以笈侯不似哉誰爲作歌君子之光鳳從其儀其音將
將

贊

五十六賢贊 有序

石養山中聖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別大雅左曰十朋軒
軒不容蓋壁間位置自管葛至周沈凡二十六人右曰
九串閣閣僅九尺壁間位置自屈賈至李馬凡三十人
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不能盡列者可以意推焉趙鄂
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墻引羣賓聊有託於斯文
十朋軒諸位

管敬仲先生

夷吾
潁人

豈不可王道從其朔望氏之緒雖旦不復為才人君為文人
師德成智出萬物果得千世寡匹

諸葛孔明先生

亮
沂州人

託六尺而不二攝一國而不疑治嚴而民悅用兵而民不知
從諫就繩極深研幾蕭曹區區曷以方茲

鄭子產先生

國僑
鄭人

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又實行之善以損怨不以防
怨日夜思之思始成終行無越思若農有畔鮮有敗事是以
令聞

董江都先生

仲舒
廣川人

子產之歿古學微絕江都復起頗正失缺三策歸節儉大旨
後刑罰正諄明道彊勉不越頗有文質以蓋迂闊

吳季子先生

札
吳公子

是聖人者邁於柳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穆以擇人晏嬰納
邑咸受厥訓乃保明詰貽帶解劍其風灑然潔身完倫何足
以云

郭有道光生

泰
介休人

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臣亦此臣友亦此友盡人致中得物外
理左賈變質甄讓終廢屠沽芻牧各就位置豈直淵鏡如日
月緯

晏平仲先生

嬰
濰人

語及危言不及危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國奢示儉國儉示
禮和使政平讓為德體齊士舉火三百餘家雖為執鞭又何
過焉

丙少卿先生

吉
魯人

閉都官獄生天下繫決策絕口以德以智三公之府恥案吏
調和之司遠細事病宜不死後宜不廢平仲而後則僅有是

張留侯先生

良
禹州人

摧剛為柔循雌獲雄智不近名勇不近功智名勇功率合於

道故處子之解易勝公子之解老

李長源先生

泌
長安人

譎而得其正巧而遠於佞四踐內廷而志不淫八載藩幕而
動無競保二帝收二京變化委蛇為難能也

黃叔度先生

憲
汝南人

隕乎處順淵乎似道淺深莫分清濁未方是以同游者欣歎
瞻忽者傾服荀袁歸其師表陳周挹其公輔蓋仲尼之文莫
奚顏子之殆庶

王仲淹先生

通
龍門人

道不勝時時亦不勝道稽古之對正始之告貽以食經報以
酒誥太和以為表至仁以為蹈樂天知命何憂何疑嗟哉斯
人是允吾師

田叔先生 井陘人

田叔長者是知孟舒解責還梁何其紆徐暴坐王園賢於賈
傅馮公學之為漢宏度

羊叔子先生 新泰人

委質不易括囊乃貴疆場彼此不競細利吳平乃思遐矚來
嗣杜公亦云禹稷之功期於濟世

疏仲翁先生 嶧人

賢富損志愚富益過陸生無尤蕭生受禍餘年饗賜不亦可
乎

魏陽元先生 任城人

百日一經一日請老才不可盡語必先蹈鍾衛瞻忽以謂未
學坐進於道

管幼安先生 臨朐人

冰潔淵清含章素質遭難必濟金聲玉色揮鋤少志穿榻皓
首詎為守高莫亦天授

陶淵明先生 潯陽人

不獲辭難而畏患干勲靡餘勞心領常閒在眾不寡處言愈
默國爵逆貴宦直靖節

邢根矩先生 齊人

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闕飲窮經遂齊鄭公壁藏劉政文辭蒼
舒君老遠子何其達理

皇甫士安先生 朝那人

貧為士常賤為道實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堅不可損厚不可
薄在宥委情卒得歸宿

甲屠子龍先生蟠 陳留人

躬負子居因樹為屋不答忠訊抗辭董卓俯視諸賢何殊羅爵

阮士宗先生孝緒 尉氏人

羹醬見覆鄰樵不爨隨鹿得獲鑿垣逃倩此雖貴介松由何遠

梅子真先生福 壽春人

鴛鵲遭害仁鳥增逝愚夫蒙戮智士深退漢興三危以戚見診豈為王章發此隕涕

張季鷹先生翰 吳郡人

季鷹審幾是不終日羹鱸杯酒千秋同適善悟道者豈在墳籍

周堅伯先生磐 汝南人

堅伯養母汝墳發嘅勉就數邑卒離其類堂陰夢語堯典三尺嗟爾拳拳不忘載筆

沈雲禎先生麟士 武康人

織簾傷手雲子何泣仰希古人笑而受展獸檻魚縣終謝黥劓三代遺賢此焉絕迹

九串閣諸位

屈正平先生原 郢人

易初本迪君子所鄙章畫志默前途未改沐浴衣冠不忍蠅蠖懷沙頌橘終冀一悟井渫心惻千古同故

賈長沙先生諡 洛陽人

才人已雄踔今厲古唾叱管晏遂擬舜禹取鑒二世乃發踪

盜揣摩淮南如掌上指蘇秦之鄰李斯之師鼂生學之蓋其弊矣

魯仲連先生臨淄人

世不可輕志不可肆鮑焦無從煩鄒魯無俾理駿馬不擇芻何以稱千里達哉魯連所貴不仕

李青蓮先生彭明人

千鈞過的撞牙息機漸陸遷喬眾何能為贖郭傲楊足掩一世有唐乾坤僅此兩事

樂呂國先生殺靈壽人

圖齊結趙為縱橫始乃其舉止被服仁義不失君臣不謀餘隸功成而不廢名立而不毀伊呂無終亦詎邁此

王景略先生猛北海人

風雷曠陰龍蛇所喜遠德近功豎肋厲齒圖鮮卑羌貽中原利司隸許將十牛身子越鄴之誠與伐晉契不謂不智

劉中壘先生向彭城人

中壘引繩規切執政擬上揚已布寬舒勝再起再廢遠動天繫瞻言千里遐燭來世劉宗不輩蓋其危矣智如陳湯謀安所施

韓退之先生愈南陽人

文章易致性道難聞從文見性猶堂視室雄况之牆仰瞬鄒嶧退之從之倚肩去膝顧其顯言巨於星野中壘而後無有儻者

汲長孺先生黠濮陽人

不逞東越不憂河內矯制發粟始進已介請見高門揖大將

軍其愚如何為難倫也

魏元成先生徵晉州人

開創易為才興王易為臣自比迂衡帝俞孔明無欲勿欺仲尼所親誰云厥貌不逾中人

黃次公先生霸陽夏人

次公朝聞傳經講室出剡揚越迺舉良直頴川之治冠於漢世雖無神爵何損於治以武昭豈寬和獨著豈必為相乃干眾譽

張復之先生詠濮州人

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勞功不言能用智生智著字菑子能見能行能果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第五伯魚先生倫長陵人

伯魚通材介然秉義糞除陌上劉芻會稽乍顯乍晦屢躋逾厲雖少蘊藉莫媿曾史

馬賓王先生周在平人

倫慮之言適於正鵠非文之為切理乃服火色蒼肩騰上必速假方求形古豈有焉畫圖范金再見於斯

高令公先生允菑人

令公多聞深居無有妙理正多公得其九閔湛營辜毅然引咎雷電四至語不改就三與宥密不顯於口草屋緼袍期頤載壽臯陶咸德衛武同究

蘇子容先生頌晉江人

子容精密不可親疎處分能斷在驟能紆禮論澹中引讞容與自誣何傷誣人不可同眾從謙違眾從下不問叛夷不侈

捕盜識大體者無踰此老

謝安石先生安
太康人

新亭呼吸笑而卻敵易草彌旬乃輟九錫還算餘能仰慕宸
極朱劉元子各稱委任游涉整暇遂濟厥勝位置諸桓經遠
無競既明且清允惟先正

李伯紀先生綱
邵武人

謙利伐邑師戒承家言雖伊邇知之則遐前有唐耿後有黃
汪逾粘比幹曷存不亡嗚呼誠明此學已絕天壤不支莫之
勝說

王逸少先生羲之
臨沂人

隨事行藏通識所貴規浩責萬動中其會忠允之言紕於當
權濟時適宜情倦乃興仰視巢許又何慙焉

白樂天先生居易
渭南人

香山初年以批鱗顯爭鏢紕瑾有則有典直觸宸忌履虎卒
免晚廢再出猶夷分司合離浮沉頗與道宜

陸敬輿先生贊
嘉興人

是亦達人夙有令譽因事獻替觀變良悟與元推誠亟撤二
庫分懷光營通琳楚路救蕭保實亦靡回互呼嘯才難脩眉
多妬

蘇子瞻先生軾
眉山

五采六翮節其兩足龍麟護齒儻亦殺角為奇何耦為名何
祿天子輟餐黎庶薦福吁嗟大人勿傷孟博

宋廣平先生璟
南和人

首挫二豎直詰三思武韋之朝既有令儀迫於開元批繩易

矣優魁一言亦遂漸廢觀其周旋折距毛揚屹如堵墻鄒輿是方

范希文先生仲淹 吳縣人

天聖建言希文始激待制論思豈為越職慶厯黨禁於是趣成雖有格人亦虞好名環慶之勲著於西夏不就執政可謂大雅憶在廣德徒步粥馬

裴中立先生度 聞喜人

勛業繇時平章繇運淮蔡易平鏘異難問艱虞惡賊安佚惡黨君子宣力小人伏莽以彼威德困於逢吉况其下者何能不汨

韓穉圭先生琦 安陽人

度生於識力生於量不言之教不議之唱雖以權濟非學而何李杜自處猶虞胡趙胡趙自處一潰千決誰云渾樸不施剗剗

張子壽先生九齡 曲江人

曲江考治曰重郡縣絀彼詩判爰得其貫侍中納言不畀邊吏羞列絳灌亦遂不晏直斥房帷請誅胡雛誰謂斂情視彼居廬

趙閱道先生折 西安人

閱道出處上冢乃行履虎批鱗曷貴諫垣按魏視蜀剛柔同申中和之致天子所歎侃侃恂恂在朝在閭臬夔覃精爰程是書

李深之先生絳 贊皇人

不奪承宗非為姑息不討魏博非為懦卻厚犒田興崛強嘆

息官人唯當豈問親識上黨千世不諛聖德疾風勁草好是

正直

司馬君實先生夏光縣人

君實文章天子知之曰邁董揚治平六劄三朝獻之曰唯所
學一日辭樞輔展動色四害未除雖瞑不憚非獨獻可忝為
先識

張煙叔像贊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穀雖疎萬物莫不親澹道自珍微名自賓
使爾有車吾與爾為輪使爾豐家吾與爾鄰温雪伯子之正容
物悟東郭子順之目擊道存何必云吾羨爾不過五侯七貴之
門

箴

鄴山箴凡七章

見可喜不羨其內多腴聞可駭不驚其中有氏是以過市拾帷
者不流眄於麗觀中夜整冠者不失聲於雷斧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止是正顏色出辭氣澤於中和而已冠裳
珮玉常有搏鬪之心猶繫五絃於刀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
啞然可笑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仁禮施而民自服雖韋布儒生當有此意亦達天德而詣王道
矣

讀書要實落以聖賢自待如顏子之比方帝舜公明儀之取師
文王驟聞此語豈不驚駭習誦狎聽卻又平常能於此節體貼
精明然後知忠信好學了不異人期月三年亦非怪事也

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質衰天道訕前者羸後人情盈
顏者虛中常無餘而鞭其不足則可與語學矣

櫛沐極小事卻一日鬆放不得餐寢極平常不能半刻呈礙人
柰何於本心上不自梳洗於荆榛上討安頓自在急須料理現
在快活也

志琴瑟者不移情於鈺鼓服章甫者不躁心於介冑禹稷顏子
兩不相非游夏萊伊何殊共室常望高賢瀟灑聲名之外

洪尊光箴凡三章

訂頑之戒戲妄與四勿同規西銘之闡愛敬與孝經同旨學者
於明誠兩字未有人處但看訂頑西銘十百遍便見孔顏關鍵
處亂世而物不忘者惟禮而已有高才而眾攸歸者其謙矣乎
謙以導禮之流和以調樂之本雖居畎畝之中常得制作之意
以物役心則心賤於物以心徇物則物貴於心士君子不淡謹
无事稍爲才情所動雖口演五車手揮八極猶之紅衣獼猴牽
絲傀儡徒以精魂爲世俗愚弄而已

費韞生箴

韞生讀書弁山出送予江上偶書數言識別

得釣弋之致不必有釣弋之心託射御之名不必有射御之事
有待而集者神勞多慕而營者意敝是以背印面雜安仁有不
適之歡良田美宅公理有難樂之志浮家汎宅張龜齡克恭其
兄新醞奇蔬王無功克友其弟不干物患則涉境皆真略領道
宗則觀生若寄倚梧而看鶴鵲卽有巢之風散齋以臨庖廚卽
燧皇之治何必師古之人異於今之世乎

徐節之箴

風雅雲烟何足當真筆研波濤亦能染人神仙爲吾道之僕隸
釋典爲吾道之灰塵能視能聽知愛知親勿以明珠而爲糠粃
勿以秉燭而亂青燐

倪梅生箴

何謂荒年穀吾有詩書成稼穡何謂豐年玉吾有文章夫所樂
忠信爲家悃和爲族敬慎以爲主人勤勞以爲僮僕不貪非分
之求不享無功之福貽孫者滙百川之流燕子者樹十年之木
故明麗天而爲大有山藏天而爲大畜道以簡而自貴物以澹
而自足謝藥與餌則各獲其居多競多營則近於俗

吳季安箴

玉劍在地見光百尺空山呵氣響於金石故積美者上騰致虛
者多益人知夫振采之榮名不知夫敦樸之茂實故粟以守自
名米以美自食

以物役心者疲以藝役心者賤故學成於人所不知道尊於人
所不見鸚鵡之智自窮山鷄之文自炫故朝槿羣秀而不芳松
栢孤危而寡怨也

姚二存箴

連城萬鎰奚取教琢蓼棟凌雲各自擇木素則爲絢有裝初服
小不敢臣與道教樸昔唯阿衡居莘卜築一介千駟澹然寡慾
亦唯臯陶奮於華族六行九德以格不淑是唯吾師淳性懋學
終日黽黽嘗恐不足葛侯勵志所惜尺幅安石靜好而累絲竹
君子達上以步高躅道無古今世無季叔機事漸多道心愈薄
勿喜鐘鼎勿惡溝壑志在伊臯猶慙管樂志在葛謝恐墮樸簞
用舍在天行藏自牧大忠不忤至孝不辱悠哉悠哉先民有作

庶常進學箴 有序

洪惟我太祖耆定陳常戢彙求懿方啟處之未宥乃弓旌之四
屆宏文首開碩德萃止建安吉水之彥共總縹緗浦江發源之
英遞爲師表逮於文華堂闢九士傳餐雖致用未宏而荷榮斯
赫矣嗣我太宗肇旌庶常仰視列宿一時養綏撫幼之音同鳴
鹿野冠仁戴義之隊共巢靈阿咸以振藻禁庭披英秘閣漱沈
當沉瀿之淵徘徊近天日之表雖無左右萬歲而奏至言間有
大夫蹠躑以通帝昡所以人思矜奮世景休明於時解生脫穎
矢論而遇庖西周子妙年振今以干華而採者不以爲競談
者不以爲躁將以球圖在序實循畫干葦萋成林時聞遠響尙
鑿刀於禾藁猶資一割之鋒繪神絃於黼文未嫌兩已之戾也
粵稽古昔道始鴻濛似當荒遐已誦盤孟之書豈必毛錐兼舒

杼築之氣載覽通賢事通經濟亦有投牘推案而薦圭璋間亦
離舍厯坦而提魁柄故質近冲和則笙鏞錯韻識通敏妙則體
族承風漢稱丙魏非假枚王之篇唐頌宋姚宦資燕許之什維
我皇家大敷文德將一帷幄之權特優經術之選適館授粲天
子之重緇衣倬漢麗章古人之習洵水尚有角而不觸貴備采
之曰威是以委蛇著訓則眾釋羔羊白黑成文而義逾炳虎逮
三楊懋績共舒柔惠之聲二李粲時合濟雍容之福遂使人薄
汲鄭而尙平津家慕韋匡而輕王魏絀繩就木何自獻於崑書
省括虞張要無傷於鼎趾所以華容投袂而矯文襄之摹汝愚
濡首以蹈大紳之轍譬於尼父縮頰而食蒲菹元成曲頤而輕
芹醋雖未當於和羹亦未可謂失味也景會時遷風雲改色肅
皇來代之年適火木取新之會先輩以疑滯濮園闕爭曲室後

生以未習新禮駢出部曹共鑽仰之末由乃翱翔於翩反自是
以後未搖鈴索先佩括囊俯仰饘粥勒宋父之銘冬夏陰陽遵
汜機之路一旦勢就虎耽道撓龍血堦篋夙貫反而難尊申甫
清風翩無肆好雖隆墀之響未衰而唱歎之音亦蕩矣約其瀾
源嘉隆之際拯壯尙才洪宣而餘包荒近德德隨福立才與威
鄰二者相宣成文維學是以博陸升車挾筴而偕安世復之出
蜀言別以成萊公咸相黃流而雕金勺用銜寘燭以佐羲暉而
况於險巖初給未成繡補之文齋素紬思欲寄黃衣之夢平方
今總章復闢講幄宏開聖天子宵衣清暇將覽辟雍之儀明宰
執退食從容亦懷於樂之想爾茲多士披雲覩青下帷發藻進
逢執戟不復嘲楊退值射孟無勞難朔而無能仰讚塵謨俯仰
蠖蛻徒脩旅偶以睇畫梁顧曰陰而辭丙舍欲以前齊哲匠近

擷能倫差肩比影不亦羞乎况又今者道當泰極時會物盈春
秋反軌已邁三八之期漢德循環更邇四七之運龍夔不降則
堯舜孤勞幸及未陰尙資先覺所當慎圖終濟亟遇同人上者
秉思匪夷盟心若撻探六代之興衰鏤於指掌攬五德之鈎運
鈕其旋回次者獨立不懼詠狩獵稼穡之詩相幾遺榮消跨刺
輕肥之夢良非出位庭自無人又其次者怡心典墳息機撰述
廣成羽獵或微詞之足風載獫白顛或聞言而無咎下者乃宜
人鑄三緘馬分五尾飢餓以成雲霧之班動靜不離縫緘之內
若夫尋行摘句袖冊之出鬼園辰入申歸候禽之遵雁渚諒非
閎散所答於璜書盤說所通其舟楫也爰舒班管勒爲玳箴其
辭曰

敬爾多士秉誰之德周勗勒相召歌馮翼煌煌詩書爾名式嘉

雲漢相章非跌爾華我觀古人建事維學括竹入犀雕瑩出璞
聖賢去人其間幾何糸小成鉅維勤伊多昔我皇祖則既教爾
師聖師天龜勉不已衛磨白圭甫補元衮非有異能祇式古訓
油油者苗力穡有秋冉冉之樹時與雲稠利亦不謀功亦不計
非曰置之聊盡吾事靜言遺名動言遺身動靜之間誰知其真
昔人亦云忍乃有濟容德乃大非爲利故恐臭厥載汎濫之瀾
斯不足徵左忘祈招范逃殺烝尺蠖蛇龍安身藏用義與神通
何德不種猗吁敬哉日月邁矣暇時苦多不宣方來毋曰時艱
非予之咎各慎爾身克鞏厥後

銘

宓衍堂銘凡二章

有皆備者何滯於物有一貫者何滯於事安慮乃得不滯於理

緯經以生大業以起凡是大業載於經史不盡繇經史因心則
經因物則史經以制心史以制事以約御博靜脩曰仁動應曰
智得其不動而動者從之李之誠明朱之格致皆出於此左銘
彼澹者水而可行遠彼屹者山物患不干挹濁逐塵事理乃亂
注而澄之猶不得半故道始於素天始於簡維素與簡近於先
岸簡素馭萬乃得其貫朋從往來寢興游衍一惟簡居一唯素
願事理不失文質亦煥可以體道可以寡怨愆恕求仁此其範
也右銘

龜菴銘凡二章

持一敬勝於百學之功積一和該於萬善之務故易爲良以治
躬爲兌以麗澤敬止於躬則身有喬岳之尊麗澤於友則道受
江河之益左銘

不勤小物則大業不立不墜大節則浮名可既故禮樂貴微以
研其幾春秋貴察以大其器幾以細而成務識以大而成器故
戶牖之銘無所不申區釜之量有所不治右銘

閩菴銘凡二章

學所得者淺資所安者深資文者敗於古資人者敗於今故矜
百行不以一行奪其勝納眾有不以一有洩其深是以師古則
齊於古師今則逾於今左銘

名不可以友立實不可以朋求獨行則太剛眾行則太柔立之
寤寐以為禮樂求之妻子以為春秋是以謨誥宣其方毅風雅
奪其優柔右銘

法廬銘

道唯靜定更無他法吾身所止是為安宅物繁視多易觀厥裏

放之六合卷之一室扶準持繩乃正乃直若愚若虛是藏於密
我之廬法則僅如是

約

辭約

奇服災躬華言不讎維文從居以懷百憂今吾約女戾女遠去
若夫弱羸爭食強蚌負釜矜百締而三絕餐歷旬而一舉纍纍
向泣南方之冠糾糾凌霜東郭之屨賤玉桂乎西咸寶糠覈於
陽武詩興蔽芾之歌易得蒺藜之苦而能煦嚅輸沫合作堆粲
曼辭居餐質語供爨桑扈得其裳衣戎怡覆乎錦段吾將女侈
以為母子若夫漂搖風雨顛沛道路橫流滄莽見逝者之如斯
何草元黃傷曠野之率彼馬睠顧而不行舟浮沈於莫繫千金
沒蘆葦之裝五噫發北芒之涕與塊焉求立錐安置而能說以

廣宅築以休庇曳垂雲之霽陰建標京之層壘麀鳳徙於高臺
鼉鼉砥其幻市吾將女承以爲弟兄又若貧薄相緣怨毒交至
龍糜漁人之罾虎銜慈母之杼蓋臣嗾乎獒狗恭婦出於啾鼠
燕泥病肌蛇涎膠體故潛墨水者不白其膚啜蘆草者不皓其
齒賤與身讎親不見是而能遺繩藻壁見覲麗澤篋灰中山之
疑燦毀西周之惑奪之暄風易以白日吾將女利以爲良友又
若世載紛干蠶馬相逐繩視腕而合綸校規耳而伐木朝饗寄
於羿矢昏席託乎婁目患與髮而偕黥神與歲而俱縮探珠出
海眇得槩之尤難澡首入淵彙洗垢之不足兩福所以先幾二
疏所以止欲而能風議自得從容不瘁語逃溺而號新言痛哭
之見貴辨士離窮腐史謝位吾將女適以爲樂國至夫畝棲絕
核陵闕交戟稷就鄭而師渠獲諛暨而賈力孔曾誦記欲系滅

虜之經園舍陽秋不就弭災之策麒麀賁而師凶蝗螟飛而鳳
食猛士注喙良臣窘跡而能奮足遠搏敷文殊服離十乘於兼
城排累鷲乎一鶚干將譬於寶劍巨杯喻其茂穀吾將女王以
爲君甫凡此五約以視女踐吾實眇女以爲近遠乃如齒角不
完羽毛見伐書或利於窮愁命有增乎通達韓孽鬱其風雲湘
纍沈其日月戚施就憐啞見脫與夫微文賈豐浮藻潰事孔
翠自禍服之者鷓身言獸知先洩之而尾厲是以頃豆戮楊片
言誅禍或誇靡而夷宗或虛無而絕祀吾不棄女吾將焉止信
寇讎之未疎何湯火之足譬

客約

客好主人主人病瘠頓若斷菑黯如礮石恆愧不如子產角犀
老明日額豐美十周駮駮九尺若有嘉客自許奇貌曷鼻魑顏

雄頰淡頰出讎糜之長肘加蔡澤之孿膝但謝勿通主人好色
客好主人主人病短衣餘疋帛履窮尺簪恆愧不如伊尹無髻
晏子翩反德乃任全人妨居半若有嘉客自許脩好形體昂藏
髭鬚濃秀齊都雅於茂陵方夸美於戶牖但謝勿通主人好陋
客好主人主人長舌連環曲解霏玉難絕恆愧不如惠莊寓談
孟荀正說噓口成雲如湯沃雪若有嘉客自許古人動止矜重
言辭寡鮮緘唇齒於金人施拜揖於土梗但謝勿通主人好辨
客好主人主人顰鼻歌詠重濁披諷閱鬱但愧不如皋陶聲瘖
公子口吃單辭折獄卻坐銜筆若有嘉客自許縱橫議事翩翻
談理勃窣淳于之多隱譎鄧析之精名物但謝勿通主人好訥
客好主人主人性誕毛領查枒骨節疎慢恆愧不如夸父日逐
媧皇鼇斷蠓蠖聖賢蕩佚畔岍若有嘉客自許儒實舉策數馬

負薪推車勒孔甫之銘鼎刪庶子之春華但謝勿通主人好誇
客好主人主人素退交淺多漸人稠輒畏恆愧不如柳下棲遲
蒲衣避位聽言則答呼牛亦對若有嘉客自許倣攬臂獨征
機鋒四射彙孟公之豪舉兼彌衡之嫚罵但謝勿通主人好下
又重告曰文疇孰耕茂毫孰鉏朝誦幽風暮閱種書天緯地經
莫近主人主人樊須又重告曰蓬戶繩樞蒨縵葦鍵竟日再餐
終歲一獻連車載酒莫近主人主人原憲又重告曰仰觀彼蒼
冥冥悠悠榮爲誰春枯爲誰秋劍客狂夫莫近主人主人仲由

講堂質約

洪思曰時尙饗餐崇飲爲甚鄴山梁山每會皆守八簋
之約酒十二行講監東誦抑之七章講史西誦賓筵之
五章磬一聲告終筵
漳上風俗爲之稍變

先正諸賢敦尙樸素居常服用所最節省者飲食爲先謝安石

每游玩之處供奉嘗至百金陸祖言深為不然一日造陸所陸
了不設具茶果數色而已兄子俶乃私為添饌數品謝歸祖言
呼俶密與杖曰爾不能世脩令德乃倣人侈靡以忝門風乎司
馬君實在維中與范景仁同至伏牛寺景仁以小榼將茶君實
但用紙囊之謂范公曰景仁今日乃大有茶具景仁默然捨榼
於寺而去君實晚居獨樂園又構一室與諸士講論諸士觀其
餐供不過一蔬時有客至乃具兩盃對酌數杯而罷即世所傳
眞率會非徒惜費且以養福者也朱元晦在建陽時以不設雞
黍為惡客所糾王半山食前止盡近箸者世俗疑其不情然樂
彥輔魚羹茅季偉雞饌皆不餉客當世未嘗譏之魯參政席前
亦止盡一味天下不以為矯方今物力漸稀公私俱拙儉歲有
輟牲之文羸國有致穀之義吾輩既不能折箸運籌投醪飲士

日食饗殮良有媿色又盤核過十餘器嘗殄天物以饜饗饗是
不可以已乎李伯紀趙元鎮名德在天下但以食前方丈損其
令名寇萊公亦以服御汰侈為朱崖藉口今約講堂堂會及諸
友家中肅客之數皆殺不過八色酒不過十二行有踰此數必
變色不御

揭

獄中自明揭

洪思日子既過北寺與葉涂對薄
淹留五月還西庫乃願自昭雪也

周謹揭為生死俱屬君恩平反尚祈公道謹剖一息未絕之心
存千秋不灰之案事周自被薦受逮以來洪思日子既以論楊
嗣昌謫江西布政司
都事歸三年有解學
龍之薦而逮命下矣一荷廷杖四服司刑赭血滿衣瘡痂蔽褥
牽連株送幾二十人不忍即死苟存旦暮者亦以三季之禍不

宜見於清朝天子聖明大臣勵翼必不使孝婦啼於滄波貞女
號於烈日所以隱忍至此也今既得出北寺就園扉仰視隙光
或不爲遠周不自言誰復代周言者周以艸土餘生特承環召
揣無一長誓死報國方楊樞輔嚮用之時朝進溢地之言暮播
彌天之說嗚嗚而講和戎訛訛而稱撫寇舉朝悚然畏其才辨
周獨以是人根本已壞節目何施撓棟覆餗不足爲喻是以不
避鼎鑊策其無成豫爲爛焦防其薪突也夫延齡以市井之徒
附於城社安石以商中之唾飾其經術源瀾所漸禍敗未親然
且陽城奮筆裂麻而不辭范鎮袖彈忤眾以無悔以爲朝廷之
事無大於此者况夫手執柯柄而墜覆三藩決裂七八十州縣
塗炭生民不可塵計竟無一人先事而立其防正言而規其失
者豈所稱爲陳力矢謀匡時報王者歟周於樞輔非有稽膺之

怒轉睛之睚亦惟蔣卹杞憂相薄也而機阱旣發彊力莫挽格
人元夫相時而莫敢援周今右足以跛指脛半折風雨侵晨辛
楚如竿度無所復用於時雖死莫惜然清夜捫心仰天計過自
束髮以至二毛通籍以至放黜食不過脫穀居不過覆瓦談不
過經書交不過農圃權要之路邈於星河通顯之朋棄若遺跡
必欲加以朋黨之律比以糾結之條誦子蕩於栢舟勒於陵以
播壘是亦六月之霜所動其涼寒東海之雲欲分其酷烈也周
嘗供事講筵蒙恩召對一再叩首東之必不可玩流賊之必
不可撫撫寇和戎之說必貽害於中原流毒於天下聖主未嘗
不心是其言至於官方進退世事得失是周之於政事初未嘗
談談亦未嘗亂也昔李時勉以顛言獲戾撲爪折脅而宣宗未
嘗奪其官海瑞以狂率批鱗抵罪赴市而世宗猶且宥其死周

之愚戇不及二臣其所觸忤不過權相而又遭逢聖主英明特
達俯視百代每憶戊寅七月每次召對敬進清仁之說恭承獎
誨以為聞所未聞未嘗不撲頽植心繼之以血也夫栽培傾覆
大造何私滅頂噬膚人臣自取然聞之霜霰不殺已枯之艸雷
霆能護俯蟄之生周所應得之罪已經取分降謫一年荷恩沒
齒至於撫臣一薦而萬里就逮冷曹一救而受撻中墀書生一
救而械繫北司洪思曰撫臣江西巡撫解學龍也冷曹戶部主
事葉廷秀也書生南京太學生涂仲吉也庚辰
七月子逮至京師緹騎以聞旨猶未下廷
秀疏上始杖八十仲吉疏上始徵鞠四次迴飭受火既非棖桶
所知因葉增風亦非本根得悟如使初無撫臣之薦繼無申救
之章則周亦負土空山偷生擊壤豈遽為網漏吞舟厨亡雉鬼
哉今既加以營謀重以主使又按其黨侶波及無辜叔向就繫
而請命於諸羊冶長在縲必批根於鄰鳥亦遠於本情殊非故

質矣狄公以羅織誣服猶納疏於絮衣蘇軾以賊款引辜亦寄
哀於翰羽非獨惜其餘年亦自傷其感遇冀馬角之復生盼烏
頭之再白也周以樸綬遠謝古人然所幸者大無狄公鈎笏之
章小無蘇生蜀舟之跡獨以請告數言過自菲薄為樞輔之所
倚撫逖聽之所口實以至於身扞重網體無完膚夢尋腰顛嘗
恐不屬嚮令當時依阿樞輔諛其集事保其成功僥倖美官以
抵今日何以處之如必以愚戇為奸徒守經為邪說則元愷宜
服共驩之誅曾史合就桀跖之討也今天子方脩敦大之條布
好生之德捐去苛細隆禮股肱登夷吾於檻車釋孟明於囚服
扶杖之老翹聽而歡歌反側之兒轉心而面內周獨以益益之
下重隔星辰聞人讀律跪而股栗是亦大君子之所痾瘵有道
者之所心惻也伏乞詳察司招細閱情狀洞其裝捏盡云是公

然後塞請託之源蠲化比之網勿使黨錮之端見於清時營窟
之情溷於君子使天下後世見者有以頌帝德之廣大服明允
於無疆

欲辭銀綺揭

洪思日子以脩神宗實錄成遷官允未謝恩遂以枚錢
龍錫忤上意聽降調又以實錄故仍賜銀綺欲辭不可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黃道周謹揭職前以狂瞽過蒙寬
恩邇有科參未能自拔福輕於羽過而災生勞細於塵圖無別
效十年史館黃衣之夢空存三日春坊丹管之緣已薄雖聖王
不棄孤臣而寸心實多媿負訟而受服有盤帶之羞負而乘車
滋致寇之懼况在前疏實以與宴發端且積新辜當以何官拜
賜循環有隕俛仰知慙伏祈閣下明微臣引咎不敢受賞之心
使鉅典有光不濫匪材之玷諒情繳謝伏乞代題

題詞

代言題詞

唐殿下慷慨直諫有沛上之風故敢以此監國二疏進其發櫟
而外尚復具書漢光武故事一札十行又如管氏所應諸侯皆
垂橐而下盈車而出不宜單檄馳郵將士尤當事者之所留心
也嗟乎予老矣何知人事所徘徊江上逾月不忍去者猶記所
謂鳥獸躑躅躊躇者也見潞藩今日知事不濟決意言歸遇唐
藩於蘭溪舟中非意所及草檄及諸制書亦為高皇帝致此區
區也非為已也前三月朔日舟次龍江之下將至天寧洲阻風
不得發夢高皇帝淒然謂曰卿竟舍我去邪寤而惆悵不圖逾
月遂有板蕩之事卽回車局戶坐茅茨之下能遂安枕乎生平
不談管晏此處視樂葛尚隔一間今安得與顏回原憲匡坐彈

琴歌商頌之詩聲出金石者乎諸草意當焚去即使後人見者亦知果哉之末難與易之不易也六月十有九日遯雷道人書於清湖舟中

張氏譜題詞

張福永曰為家煙叔作也煙叔與兄汰沃兄子凱甫皆善著書一家撰述可數百卷考其先世又皆日以忠厚退讓廉儉教於家是皆今之世族之所無有今吾家漳上亦八九姓而錦江頓衰乃至於此天道悠悠曷足問哉

余蓋觀於星象知明憲之大也王者所別以為族物而一世碩隆衰之數往往因之古者公子分著姓字由親而疎漢唐以來差等高下一姓百世類疎而親雖有聖人出無以責今之遠媿遙胄者也唐書張家蓋八九姓而南京為繁吾漳張家不泝其始斷自勝國而下有盛德者為之岷嶓距今十二三世源瀾

斐亶不乏聞人可謂隆矣天火之義附於鳥孥豈其然哉余友張煙叔輯其統系略倣遷表自彥秀祠隴至於藻苑遺聞為十卷煙叔之意以同人之數均麗於火火者辨也火著於天垣所出出於同故貴辨火著於家井竈所出故貴定辨故有類定故有物書曰厥有恆性夫亦是意也天下昇平既數百年衣冠襃湊姻婭績遇有一貴人出馬鬣車帷一一相麗奚獨譜牒為鄰翁之而煙叔獨以是為不可李獻吉曰豪獷子弟聚狎雜酒肉元日遇族人鶉衣怒罵不休見長令足循循如有緣遇族伯叔呵道者不可勝歎嗚呼豈獨此哉其時常酒饌甘脆盡於同姓貴人見骨肉方幅不齊自別為非吾宗者雖士君子而然矣錦江張氏自七世比部公實陰行善名位未暢十世為儀部奉直兩公兄弟鵲起以文行著海內十一世為汰沃聘君酌

其華實在鷹曼而上煙叔又以寬博起而佐之海內文獻未有
先者張福永曰汰沃名變字紹和所著羣玉樓諸集殊二百卷
啟禎間以孝廉隱萬石山不應公車徵辟皆不就海內稱
為聘君煙叔亦有集二十卷人比之二陸余蚤歲數游其家見其家不能庀倉腴時
時糴沸其子弟負牆誦詩不知都市有跣履彈絲之事又一至
其祖廟見其門正嚮處屋角牆鼻屬屬然或睨或倚下顧其渠
通江也無獨篷之舫問其所由曰自比部公而然於今五世矣
不欲變亦且不可嗚呼此其視錦江豈下於馮翊扶風也乎卽
使與馮翊扶風共里閭其不以藻苑世乘易其貂蟬也明矣煙
叔所輯有家訓一卷爲十有一卷今并於藻苑家乘中

密洗廬銘

至人讀易洗心於密於密者何謂吾心室萬物皆備退藏如愚
既博乃約還之以虛其未虛者爰有密洗才識之累甚於物滓
去雕反琢以存其真譬彼浴盤與日月鄰毋謂素服或澣或不
母論來本無塵無垢還聽與觀乃知其端內顧瑩然乃反其元
於此盡性以至於命精義入神迺無不盡持之曰靜循之曰敬
江漢秋陽濯愚曝聖上淵退省其是之謂歟

鄰秋沈家逸事

鄰秋孝廉名泓七世祖得四嘗剖胸探肝療祖父疾洪武間詔
旌其廬徵授太常贊禮郎方剖胸時遠近里許聞任負甚喧起
問之皆曰沈家有七世餘糧爲運致之旦起聞然無何有漁人
持舊鐵百餘斤易酒米去後辨之乃金也以是富於泖上至七
世鄰秋乃以文章起家

讚曰探胸之誠奇於剖股時憲所禁明神爰取質鐵得金奇於
發粟郭巨劉殷猶慙樸篤嗟爾君子患生有身血肉是孰以遺

其親剖胸探肝云何不痛悟彼膚血爲精誠奉以誠取膚如水
與土神之聽之式穀與女

鄰秋母宋孺人二十三而寡生鄰秋甫五月遺田七畝餽粥不
給外家欲奪其志母貽外家書曰女蒙父母擇配沈君可謂得
人豈意遽然天促其算幸已生兒撫令成大終身所倚敢生它
心婦人從夫終身不改此人之大倫女之大節也有商議者幸
再三卻之儻四大人之意俱然女寧蹈東海死耳何面目見沈
君地下乎其書藏女弟瞿家甚爲雲間人所傳誦

讚曰有此巾幗邈彼冠劍吐辭破山拔涕出電手緝綱常如五
色錦視彼世人汙于泥濘嘗膽丸熊畫荻出研不開講帳不踐
王殿宜有令子蔚爲時彥

宋孺人事舅姑甚孝舅少淵公臨終無所遺遺一床爲之書曰

寡室宋氏甘荼苦撫育孤兒手課遺經身親井臼用度不周賴
以女紅自給所食唯熟油苦菜衣服不裝飾行止不失度事翁
姑孝待伯叔敬處妯娌和以至交親御下各盡其道可嘉可敬
我家貧清苦細思無能與之獎勵我止有拔步暖床一張給與
宋氏表其貞堅傳世無斁

讚曰內行淳備古人所貴父母兄弟無間尤難八十老翁敬其
寡媳欲爲獎勵而苦無力遺床表貞撫書太息視彼栢舟堅於
砥石皇皇華旌煒煒史冊曾不數年麗於雲日五旬之孤去天
徑尺嗟彼世人但知朝夕

鄰秋旣爲孝廉述其母行乞董宰宗伯誌銘
宰自起草未
膽真而逝此草遂爲絕筆鄰秋每攜橐自隨不移函丈一日舟
中暴客所探襍被衣裝分散盡獨留此卷寘大士龕中云此沈

孝子家物當寄還之遠近傳者以爲節孝所感異類迴心云
讚曰飛鴉食棊則懷好音猛獸啣鹿投於孝林賢者之羶盜賊
不侵譬彼豚魚有孚惠心爲丁公藤爲孝緒葭爲庾賢錢爲劉
殷金諒彼暴客終亦守劍感此孝書亦或克念神明所持扶光
出焰勒石萬年莫之敢墊
鄰秋述母訓可傳者甚多每一讀之數行潛然今特舉其逸事
銘之不使墨瀋雜於酸涕也

